

史228.2

史228.2
史228.2

史228.2

574.2

3/4

479

72

史222

574

卷二



庚辰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十一

宋 李燾撰

神宗

元豐四年春正月辛卯存寶至瀘州上聞存寶逗撓輒

自退軍欲按軍法誅之會言者亦劾存寶玩寇欺君乃

議遣林廣代將存寶軍卽瀘州置獄鞫其罪先是五月

甲申韓存寶受命經制瀘州蠻賊公事以九月乙亥

日至資州閏九月丙辰日發資州十月辛酉日次江

安癸亥日發江安取夷牢路入界四將左右策應兵總

三萬二百二十九馬一千九百七運糧夫三萬餘轉運

使董鉞隨軍是日次羅改池丙寅日次羅个腦村爲後

盧鹽夷所襲第四將兵失利戊辰日次底蓬褒甲戌日

日存寶遣第一將第二將討後盧鹽斬七十餘級叶八
 丙子賊復襲第四將營不克奉職任光秀者告底蓬褒
 夷陰與賊通壬午叶四存寶遣中軍掩擊之斬一千一
 百餘級焚其村圍先降附者三十餘人亦斬之獨斗箇
 孺得脫光秀者江安人嘗監淮安軍稅先是帥納溪清
 井諸寨招安將至綿州迎存寶故存寶以為腹心底蓬
 褒實非反者枉被屠害人共冤之十一月壬辰叶四發底
 蓬褒上槐木隘十五里林箐幽深仰不見天存寶疑有
 伏兵甚懼既出隘口乃喜然第一將姚兕引兵道嶺下
 與中軍會無甚險絕也存寶斥堠不明類此癸巳叶五次
 底蓬強營梅成山遣先鋒將內殿承制秦世章以黔州
 兵攻小水圍夷不克丁酉叶九乞弟率羅始堯六千眾

攻秦世章掠其輜重第一將第三將與世章分山而營
 依存寶節制不敢擅出兵日過午乃敢鬪乞弟叔沒暮
 手持鐵扇臨陣指揮保捷軍校田福射殺之賊眾遂奔
 潰登山捷如猿猱三將引兵追之弗及辛亥叶三存寶
 發底蓬強依羅甘山左行二十里次梅令山壬子叶四
 羅氏鬼主沙取遣人言乞弟欲求誓存寶許之甲寅叶二
 存寶下梅令山行十五里次土城山眾謂大軍必自
 此長驅抵賊巢穴而存寶畏怯初無深入意或登大嶺
 以觀底蓬褒底蓬強梅令山三營地皆曲折環繞直行
 殆不過十餘里耳戊午存寶遣世章掩擊落皆夷於新
 池賊眾已遁去官軍誤焚他族初議由新池趨樂堪邏
 者告存寶以道險不可行存寶意亦憚進兵轉運使苗

時中程之才屢以書促存寶深入存寶不聽之才又諭
存寶設乞弟未卽授首當於樂共江門築城寨爲他日
必取之計存寶亦不聽十二月癸亥乞弟遣奴沙自阿
義請降乙丑又遣阿義來獻刀一口氈二領馬五匹并
降書存寶遂使招安將與二奴軟血誓於帳前是日晏
州夷水陸攻劫運道奪水運糧千餘石錢七百餘千陸
運者皆棄輜重散走左策應將視賊抄掠亦以存寶節
制按兵不敢擊已而存寶遣人詰晏州夷何故攻劫荅
云我族未嘗附賊官軍前日殺我首領焚我屋廬故來
復仇也丙寅存寶以得乞弟降書令軍中稱賀丁卯遂
班師是日次梅令山晏州夷及斗箇孀村夷復羣聚謀
抄掠存寶遣諸將擊走之資官尉家安國謂存寶曰晏

州水路十二村夷頃同乞弟殺王宣今又劫奪糧運且
犯歸師此不赦之罪也蓋以大兵乘機討蕩存寶不從
己已存寶又遣招安將與阿義等殺牛再誓於帳前遣
還仍遺以銀綵約直五百千報其刀氈及馬之獻也又
遣人召晏州夷與誓亦遺以縉帛庚午次朱峒新堡乃
存寶所置也距甯遠寨才六七里耳辛未次甯遠寨甲
戌存寶乘舟還江安畱江安旬日

甲午詔成都府路提舉司支錢二十萬緡米十萬石梓
州路支錢十萬緡供瀘州軍須並先以本處支外見在
錢米通成此數 詔昨令韓存寶移瀘州於江安縣及
建置堡寨等事令林廣候到與轉運使商議從便宜施
行先是樞密院得旨令存寶移瀘州治於江安縣及相

度如更可展拓擇要害地置城寨控制蠻賊來路遮護
生熟夷人久遠不為邊患即隨便興築仍具地圖以聞
於是再遣林廣故申命之存寶至瀘州亟議遷徙苗時
中曰廢州置州事體非細今瘡痍未瘳奈何遽調夫役
雖有朝旨自當覆奏乃條上利害瀘州竟得不移入
內供奉官劉益友言趙州等八州軍義勇保甲共九集
教場無黃樺弓乞並給截弰弓陝西河東亦準此從之
提舉永興等路義勇保甲司言集教諸軍教頭并所
教義勇保甲合用馬數未足詔提舉陝西買馬監牧司
選馬均配 御史滿中行言判將作監安燾所舉使臣
田漑者故知樞密院況之弟富弼之甥婿舉主首其改
節者二人杜諮者醫官之子緣管勾執政進奉補班行

潘若從者有過犯皆未常在燾部下丞曾孝廉既不僉
書即申樞密院脅之乞付有司根治詔送大理寺 權
發遣北外都水丞陳祐甫言滹沱河自熙甯八年以後
泛濫深州諸邑為患甚大諸司累相度不決蓋議者以
其下流舊入邊吳宜子淀最為便順而屯田司謂有填
淤塘灤之患煩文往復無所適從昨差官檢計若障入
葫蘆河約用工千六百萬若治程昉新河約用工六百
萬若依舊入邊吳等淀約用工二十九萬其工費固已
相遠乞嚴立期會令都水監或本司及轉運司各遣官
與屯田司進議定歸一策詔河北轉運司與北外都水
丞司河北屯田司同相視以聞 詔聞代州諸寨昨經
分畫地界處尚有守鋪卒及弓箭手等闌出北界採薪

致引惹詰問其令經界並緣邊安撫司申明約束犯者於本地分界首斷遣官吏不察治亦法外降黜 提舉開封府界教閱保甲大保長所言兩場見教大保長弓馬弩射各已成就欲押赴京俟引呈許之

乙未步軍都虞候英州刺史環慶路副都總管林廣為

都大經制瀘州夷賊公事新舊紀並書廣代存寶經制

丁酉命侍御史知雜事何正臣瀘州體量公事入內東

頭供奉官勾當御藥院梁從政同體量劾韓存寶等也

詔曰韓存寶總領重兵往討小蠻乞弟自至瀘州兩月

餘進兵不過二百里但常令偏裨與蠻賊接戰不能擒

戮首惡虛致暴露士卒使忠勇之士無所效命又擅遣

諭乞弟令齎投降文字至軍中不候朝旨輒自退軍逗

撓怯避其狀甚明韓永式同商量軍事輒敢符同今遣

何正臣梁從政同往體量俟林廣至即于軍前告諭存

寶永式罪狀當正典刑仍曉告各將校士卒並由存寶

節制不任退軍之罪其斬獲首級合推功賞令逐將保

明以聞 知沅州謝麟言修小由長渡堡畢招到旺誠

等州酋首楊進通等及乞增置寨主一員兼同巡檢詔

乞補借職以上第降一等餘從之 詔開封府界保甲

朝廷專命官訓習武事加以肅清姦盜可差昭宣使果

州防禦使入內副都知王中正兼都大提舉開封府界

巡檢公事三年十二月己未朔提舉保甲入內副都知

今從之舊錄中正仍差澧州團練使澶州總管燕順同

提舉其見今巡檢縣尉下長上番上保甲並罷并諸縣

尉惟主捕縣城及草市內賊盜鄉村地分並責巡檢管
勾其餘職事皆仍舊及逐縣巡檢教使臣元令二年代
巡檢今宜卽令承替仍復置城四面巡檢二員其增減
錢糧並送樞密都承旨司會校已而都承旨司言開封
祥符縣各省尉一員弓手四十人存尉一員弓手二十
人陳留等二十縣弓手亦如之都副保正雖日輸在本
保五團內管勾教閱然地里不相遠欲令依舊管勾本
保公事及舊差甲頭催稅有已係出役錢之人兼下戶
催驅上戶其勢不順今每保欲其募承幹七人人有給
雇錢千五百隸保正承受文字催稅租常平等錢其大
小保長舊法差使及催稅甲頭並罷當教閱者專令赴
教凡省錢二十三萬六千七百緡有奇費錢八萬五千

三百緡有奇從之仍詔錢物宜付提舉保甲司專令文
臣領之歲具帳上兵部其承幹人改爲承帖人如犯都
副保正依毆詈本屬保正法知諫院舒亶言畿內之民
教以武事乃古所謂六鄉之兵而使中官領恐于杜漸
防微未便也不報宣言據本傳附見

戊戌提舉河北路義勇保甲兼提點刑獄司言知邢州
高復子康西頭供奉官霍文子武信都縣尉冷源子麟
自言隨父在官願附保人赴集教場學習本司試驗康
等各射弓力及一石並乞收教從之舊紀于戊戌日書流星如杯出五車

裂于天因新紀削去

己亥通直郎集賢校理同脩起居注知諫院舒亶權侍
御史知雜事措置帳法所言被旨措置京西一路帳

法令已脩立法式奏聞參詳諸路可以依倣推行欲乞
頒下內京西一路可自來年先行其餘路自元豐五年
依新法從之仍令提舉三司帳司官候及一年取旨諸
路委轉運司官一員專推行帳法候將來修定條式止
付逐司遵守 禮院言案祀儀春祭馬祖夏享先牧土
王祀中霽秋祭馬社秋分享壽星立秋後祀靈星冬祭
馬步立冬後祠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孟冬及藏冰開冰
祭司寒每歲共用一羊每位猪肉一斤半謹按周禮小
司徒之職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又肆師職云小祀
用牲所謂小祭祀卽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宮中七祀之
類是也後世王者雖以有司攝事難于純用太牢宜下
同大夫禮用羊豕可也而祀儀如此殊爲非禮蓋禮惟

郊用特牲所以貴純一而不雜也本朝祠令小祠牲入
滌一月所以備潔養之法今猪肉旣臨時裁取於市中
則又與令文相戾甚非供給鬼神誠莊之義今欲乞諸
小祠祭以少牢仍用體解從之

庚子荆湖南路轉運判官趙楊言溪峒徽誠等州置城
寨畢誠州乞建爲郡徽州爲縣詔送謝景溫朱初平趙
楊同相度以聞 經制熙河路邊防財用司言知岷州
張若訥通判王彭年及將官等違條看謁妓樂宴會已
根治其知州通判不可令居任乞別差官李憲言若訥
等因部將借職郭英訟本轄將官本司奏乞別差官而
不指所犯情節若訥所管洮東安撫實繫方面觀望止
以部將指論輕其去就何以彈壓漢番乞下本路經畧

司盡理根勘從之若訥等後止坐罰銅朱本簽貼云此段小事後來勘

到若訥只是罰銅合刪去今依新本復存之仍終言罰銅事中書禮房請令進士

試本經論語孟子大義論策之外新紀書詔試進士加律義舊紀不書道武舉止試孫吳大義及策從之

辛丑詔樞密院自今所得聖旨依中書例當日具事目

進入如別無批降指揮卽次日行下如有急速文字亦

依中書例施行月終更不進入先是樞密院逐房日記

聖旨爲麻月編寫進入既復下本院上恐失檢察故罷

之涇原路經略安撫使司言被旨逐路糴買糧草令

轉運司交割與經略司計置外其糴買錢每年夏秋各

分爲三分轉運司預封椿夏自四月至六月秋自七月

至九月每月應副一分從經略司關報合椿管處卽糴

買擁併未及次限許權借轉運司封椿錢其糴買鈔令

三司依限發付經略司從本司支赴逐州軍折博務書

填并稅數合行支移亦從本司計會轉運司同相度依

例移那支折若遇災傷減放分數卽契勘所減糧草石

東錢數於合納州縣鎮寨勘會別司見在錢物奏乞那

撥仍乞選監糴官一員添置勾當公事一員從之令鄜

延環慶秦鳳路依此

壬寅詔江州廬山太平興國觀九天採訪使者蜀州青

城山文人觀九天文人並天之貴神與世爲福宜加號

九天文人儲福定命眞君九天採訪應元保運眞君令

有司具香幣就遣監司卽其祠上之

丙午上批賀遼主生辰國信副使劉永保回至莫州卒

宜令高陽關路走馬承受楊安民因奏事赴關照管般挈付其家令轉運司量應副

己酉上批河東陝西見訓民兵非久什長藝成當推行

開封府界團教之法其所須錢糧設置官吏從此準畿

縣取索會較未知及期能辦與否若更遷延恐不能以

時舉可依府界近例令樞密承旨司取索會校以本志乃

附九月十九日劉定詔遣司農寺主簿李元輔往蜀

中經制見在司農錢穀變運出關至陝西緣邊要郡椿

管其已起發物帛竝于鳳翔府秦州等處椿管令本路

提舉司拘收內有台行遷徙變轉即具措置事件及契

勘耗折數目以聞去年閏九月辛亥已有詔令李元豐

正月遷移朱史載此事顛倒詔令經制熙河邊防財

用司指揮許令弓箭手依官價自買及格堪披帶馬赴官呈印訖給赴關買馬場日支價錢仍充買馬司年額之數

庚戌判兵部蒲宗孟言開封府界惟有保甲無義勇五

路義勇保甲教習之法事體略同給錢糧亦不相遠今

上番集教五路既立一法不得獨異于府界欲乞五路

義勇並排為保甲所貴民兵法出於一於是樞密院言

檢會熙甯五路義勇保甲之法主戶等四等以上每三

丁選一丁為義勇諸縣每百人為一都五都為一指揮

不及百人附別都即一縣總不及百人亦為一都每都

有都頭副都頭十將虞候承局押官各一人四都立副

指揮使一人五都立正指揮使一人主戶兩丁選一丁

為保甲以村疇五家相近者為一小保內一人為小保
長五小保為一大保內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
保保外復立都副保正各一人及三小保以上亦立大
保長一人五大保以上亦立都保正一人不及者就近
附別保若地里隔絕不可附者二小保亦置大保長一
人四大保亦置保正一人上批五路義勇宜悉改為保
甲爾後丁口增減並依見行保甲法河北河東第四等
陝西第五等以上每戶及五丁以上者取兩丁令兵部
具劃一以聞其舊管人員節級即改為正長

辛亥于闐貢方物 樞密使正議大夫兼羣牧制置使
馮京為光祿大夫觀文殿學士知河陽京數以疾求解
機務故也 樞密副使太中大夫孫固知樞密院兼羣

牧制置使樞密副使正議大夫呂公著同知樞密院龍

圖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樞密都承旨兼羣牧使韓縝同

知樞密院五年四月二十六日丁丑呂公著罷可考呂

傳云用先朝故事按故事樞密院置知院則當為副使

者皆改同知院見熙寧元年四月十一月二十二日甲

辰樞密院置知院同知院餘悉罷 四方館使樞密副

都承旨張誠一為客省使樞密都承旨兼郡牧使都承

旨自是復用武臣職官志云其後誠一以正任觀 侍

御史知雜事舒亶言大理寺推治參知政事章惇令周

之道傳言於御史朱服事如惇三問不承乞勒令參對

詔監察御史裏行豐稷同本寺推治惇自言向在湖州

一見朱服後於京師旅見者再不交一談今為御史無
相聞之理亦無託周之道達意及取服生月年歲等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一十一

詔送大理寺 詔文思使忠州刺史內侍押班高居簡
罷內侍押班除遙郡團練使提點西太一宮居簡疾故
也

癸丑林廣言乞委環慶路走馬承受卽軍中選擇馬步
精兵從之仍詔發往涇原路京西一將軍馬移於慶州
駐劄其環慶路緣邊防拓軍馬如被揀選卽令都總管
司移土軍應副仍追回開封府界第一將軍馬歸營別
遣府界四將軍馬往資州以備林廣濟師先是詔荆湖
北路鈐轄彭孫提舉捉殺瀘州蠻賊於是詔孫取間路
進討旁助林廣如入賊界遇軍馬會合卽聽廣節制彭差
孫捉殺實錄闕之御集正月十八日二十八日皆有其事今附之陝西轉運使李稷
言本道九軍什物之外一物無有乞於永興軍軍須庫

以餘財立法營辦臣兼職鹽池垂及三年一毫不棄靳
固收畜得二十餘萬緡可以率先爲用無耗蠹經費之
弊而數日可成詔李稷具所收見在錢數以聞并二月

日甲申

先是以龍圖閣學士曾布知秦州後數日改判將作監
布以母老爲請也甲寅御史朱服言布顧其私畏遠憚
勞乞寢罷將作之命飭布就道知諫院權侍御史知雜
事舒亶又言布自嶺外授以西帥猶懷不自滿不卽就
道以親爲解欲望發遣赴任或別與一外任詔劄與布

知尋以布知陳州

知陳州布二月四日并書

命入內東頭供奉

官麥文昞爲都大經制瀘州蠻賊公事司走馬承受兼
照管軍馬 文思使忠州刺史內侍押班高居簡得疾

強入侍詔免侍立惟朝便殿是日卒贈耀川觀察使
乙卯樞密院擬定彭孫討瀘州蠻賊隨行軍兵約束上
批彭孫所部既多疆人難繩以常法須特簡嚴爲一約
東付孫令據所犯隨宜處斷勿令拘制送州縣遂詔應
所部兵令彭孫知其甘苦無令失所如有罪犯量輕重
行罰仍令經歷路分轉運司指揮隨處州縣密覺察如
有騷擾卽具以聞 知諫院舒亶言伏見除知蘄州朝
散郎許將爲龍圖閣待制知秦州昨陛下初建學政將
職在論思而受賂小人潛行請寄爲亂法首聖恩寬大
止從薄責今日月未幾有此除授伏望追寢詔追將龍
圖閣待制知秦州敕告依舊知蘄州以知陳州端明殿
學士曾孝寬知秦州許將除待制知秦州乃十九日并附見

丙辰提舉熙河路採買木植司言乞先支撥經制司息
錢二十萬緡以備本司錢糧和雇水腳之費候將來回
易三二年所收息既多可以漸省朝廷應副及乞添置
通遠軍採造兵士一指揮從之仍令回易近下枋木取
息卽不得過合支和雇水腳之數 提舉開封府界教
閱保甲大保長所言管城縣民魏定訴兩目失明惟有
弟存一丁祖母年八十一存選在集教場閱教乞依條
放免本所案魏存選充保長習學弓馬請官中錢糧不
少今武藝稍成而魏定乃乞放免欲更取聖旨詔本所
依陽武縣張進例問魏存如願且在場習學武藝卽聽
二月己未詔贈康王宗樸首襲封奉祠十五年其長孫
右千牛衛將軍士長可特授右監門衛大將軍 又詔

宗室克頌先以心疾毆妻死鎖閉外舍昨已放還宜給初官俸 詔瀘州體量公事所鞫韓存寶等毋得追將士如有須證左者止追人吏其將官有罪令案後收坐壬戌提舉崇福宮西上閣門使榮州刺史高遵裕知代州

乙丑中書言諸房自來熟事不用條例文字事目欲令依舊外如更有似此熟事文字并諸處奏請事件引用條例分明別無問難取索便合擬進者準此從之 戊辰增永興軍乾祐縣十酒場以縣合姚輝言縣界凡六百里戶口增倍止有兩酒務乞興置故也 己巳知制誥王存言竊見遼人覘中朝事頗詳而邊臣刺遼事殊疏此邊臣任閒不精也臣觀知雄州劉舜卿

議論方略宜可任此當少假以金帛聽用閒于繩墨之外詔舜卿具所資用以聞舜卿乞銀千兩金百兩詔三司給之舜卿初至雄州有告以巡馬大至請甲以俟舜卿不為變卒以無事遼妄捕繫州民檄取不聽會有使者至因捕其徒一人取償焉待釋乃遣遼遣謀盜西城門鎖舜卿密令易去舊鑰而大之數日以鑰來歸舜卿曰吾未常亡鎖也引視納之不能受乃慚去謀者因得罪

舜卿為雄州月日當考熙寧十年七月方遷客省副再遷西閣使即知雄州

庚午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元絳兼侍讀絳以知青州過闕留提舉中太一宮累乞歸老力疾造朝曰臣疾憊子羸誠恐一旦先朝露則遺骸不得近先臣邱墓上曰朕為卿辦治雖百子何以加於是令絳赴經筵

詔審官東院所請重詳定令敕竝歸官制所
辛未置秦州鑄錢監

己卯詔東南諸路團結諸軍爲十三將淮南東路第一
西路第二兩浙西路第三東路第四江南東路第五西
路第六荆湖北路第七南路潭州第八全邵永州準備
廣西應援軍第九福建路第十廣南東路第十一西路
桂州第十二邕州第十三舊紀書分淮浙江湖廣南福
建路兵爲十三將新紀改云
分東南團結諸軍爲
十二將本志同實錄御史朱服言開封府界提舉陳
向訟臣所言吏人之母出入不實奉旨令臣具析所得
之處臣先在臺見滿中行說有失審實詔滿中行具所
得之處以聞已而中行奏臣所聞解鹽司一吏人母出
入提舉官之家初未嘗指言陳向兼所得之因臣近日

上殿已嘗面奏

庚辰河東經畧司言準朝旨相度代州甯化岢嵐火山
軍當增置鋪屋數河東緣邊安撫司元奏覘知北界欲
增置鋪候起修日本界亦須增置臣今看瓶形寨以東
十鋪若北人修葺亦便增修緣不係分畫地分顯以自
作事端乞權罷修剏其寨西欲增二十八鋪亦恐不須
爲北界增置其檢計數內若控扼須至修剏乞候北人
修畢增治詔河東經畧司候有北人增置鋪屋再奏取
旨其先降卽添置指揮未得遽施行 提舉廣南東路
常平等事吳潛言廣州自置市易司七年本息錢共七
千四萬緡去歲驅磨欠五十五萬緡始用本錢三十萬
緡今以本錢數尙少十萬有餘可廢罷詔諸提舉市易

委官根究其後市易司言本路錢物纔經林顏根磨雖有逋欠然轉運司有錢二十七萬餘緡尙未撥還以此可見出息不少會三司度支副使蹇周輔亦以爲言乃

詔本路提點刑獄司催理一年了絕其後云云據朱本吳潛元奏可見市

易失陷錢物也 燕達言諸軍都教頭欲竝行倉法從之

甲申權陝西轉運使李稷言解鹽司收簇僭那散漫遺

落官錢二十一萬七百九十四貫有奇止在陝府河中

府秦解華州永興軍收掌詔竝於所在州軍封椿其熟

鈔仍變轉見錢并正月二十 詔沅州所修小由長渡

村堡以小由寨爲名誠州貫保新寨以貫保寨爲名奉

愛豐山新保以豐山堡爲名 詔自今推勘及根究公

事令承行官司約定日限申中書樞密院

乙酉郵延路經畧司言知保安軍夏元象等覘夏國主

遣姦細招蕃官左藏庫使本路都監劉紹能閣門祇候

李德平乞移紹能等於他路上批劉紹能李德平父祖

以來世受國恩前後戰功最多在諸路蕃官爲第一忠

勇朝廷委信之人必無如探報事者必是夏國畏忌用

閒傾害仰沈括無得根治以此詔旨方便露之使知既

而陞紹能本路鈐轄七月十七日改河中鈐轄五年四月

州六年正月京東轉運判官吳居厚乞同李察募慣

習航海之人因其商販踏行海道之通塞遠近開諭女

真人馬之利詢求海北排岸司所在其興廢之因俟得

其實條畫以聞從之 詔開封府司錄參軍路昌衡鞫

前太原府教授余行之于邢州四月十五日 詔諸路

行之伏誅

駐泊軍馬知州與駐泊兵官同管屯駐就糧本城軍馬知州通判與本州兵官同管內屯駐就糧仍與駐泊兵官同管其五路都總管司所在舊分將分管轄者即通與本州兵官更不管轄以夔州路轉運司申明舊制故也

熙甯五年十月十三日當考

丙戌詔聞階成鳳岷州人戶闕食流移令逐州第四等以下人戶支借常平糧斛每戶不得過兩石仍免出息如有去年未納秋稅并諸般欠負等並權倚閣其有往諸處逐熟帶與販物貨稅錢一百以下並經過河渡合納官私渡錢處並令驗認免放如更有合行賑濟事件令陝府西路轉運司經制熙河路邊防財用司秦鳳等路提舉司疾速條具以聞

三月戊子朔天章閣待制趙鼎權判兵部權發遣度支副使蹇周輔言江西歲運淮鹽有常數人苦淡食而廣東所產不得輒通無賴姦民冒利犯禁習以盜販為業已與兩路監司會議謂宜立法兼通廣鹽於虔州以七百萬觔為年額百十萬斤為準備南安軍以百二十萬斤為年額三十萬斤為準備均虔州舊賣淮鹽六百一十六萬餘斤洪吉筠袁撫臨江建昌興國等州軍闕鹽賣處不害淮鹽舊法而可通廣鹽詔令周輔限一月具立成法已而周輔具江西廣東路鹽法并總目條上從之

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始命周輔相度食貨志元豐三年四月周輔已擢三司副使云云其後周輔復議江西鹽法初熙甯三年江西鹽課不登提點刑獄張頴言前官蔡挺治鹽有狀而挺所為今多廢詔日挺治鹽績效不惟課入增仍實致盜賊屏息今無故更革使無賴復有嘯聚其變非小可令修挺故事周輔建言異

時淮南歲以舟運通泰州鹽五十九萬斤于虔州立倉
置吏賣之鹽至虔州不能多民居遠城郭者常淡食而
盜鹽公行至毆傷吏士運路險遠官做挽舟工費甚舟
人盜鹽代以土鹽益惡而廣州東莞新會兩縣鹽場大
十有二大煮鹽自廣州水行十有六日至南雄州度大
庾嶺至南安軍復請罷運會廣鹽之費減淮鹽一錢而
官以九錢致一斤而盡會廣鹽通般廣鹽一十萬斤于江
鹽善運路無便請罷運會廣鹽通般廣鹽一十萬斤于江
西虔州南安軍復請罷運會廣鹽通般廣鹽一十萬斤于江
袁撫臨江建昌興國軍賣以補舊額即于淮南舊課兩
無更損詔周輔立法以聞乃為畫日民用鹽不可一
關今改立新額官自賣以救淡食而消盜賊則與滯補
獎察姦御暴宜必法為法之不在均領有無平遠近
詳定吏錄嚴取之禁以法之不在均領有無平遠近
格以絕私販而移舟車增置兵校設處督之官罷捕之
名之稅以通漕運歲時考法則登課者有賞虧欠者有
罰此其大畧也乃上江西廣東鹽法詔班之于是以新
法所得利儲之以待用詔以周輔提舉江南西廣南東
鹽事察監司之不職者置局于司農寺論領之本志鹽
數與實錄不同當考十有二大煮鹽大字必誤檢志本
求副本當殿前司言殿前指揮使右班都虞候漢州
刺史趙秀假滿百日請放停詔趙秀與左屯衛將軍致

仕仍著為令

己丑詔經制熙河路邊防財用司于歲額錢內支三十

萬緡赴河州置場糴糧斛封椿詔諸路起發至京城

物內藏庫寄帳內物帛不及省樣合變轉者從本庫相

度行之定州路經畧司言廣信軍規遼人于易州緣

邊鋪屋四面封標四十步安肅軍規緣邊量鋪屋圍二

十餘步以備牧馬若增築地步置鋪不侵犯本界地合

與不合問理上批宜遵守誓書施行

辛卯右班殿直雷瑜為閤門祇候瑜監教第四場畢及

射藝應法射親出眾故也權發遣度支副使公事蹇

周輔奏聞江南西路人納淨利買撲鹽場緣鹽繫民食
與坊場不同今欲量縣大小戶口多寡立年額官自出

賣仍乞先廢罷買撲處令轉運司候法行日於增賣鹽

錢內據淨利錢數撥還提舉司從之

癸巳中書戶房言諸因戰陣及捕盜陷沒其親屬錄用

充承奉郎以上及使臣三班差遣借差殿侍雖年小未

該出官其俸錢衣糧乞與支給仍著為令從之

乙未詔在京官不得舉辟執政官有服親以御史知雜

事舒直言近論蒲宗孟不當薦舉同知樞密院韓縝姪

宗弼乞立奏舉法故也有善紀書詔在京官無舉辟執政

庚午申明遵守此詔

戊戌命權發遣度支副使蹇周輔兼措置河北糴便

六月四日詔三司遷官六年五月十三日王子淵同措置食貨志云河北舊有糴便司取具年計而已上卽位意在北鄙屢詔廣儲畜然皆循故典未更制也元豐四年三月始命權發遣三司度支副使蹇周輔兼措置河北

北糴便瀛定大名置倉以儲之其額至一千二百萬石

聽錢署置官屬五年乃哀諸路封樁禁軍闕額及剩鹽

息錢為本又假內藏三十萬緡及詔司農寺市易淤田

水利同舊計置封樁勿糧者悉歸之明年六月五月十

三日置河北提點河北糴便司六月十七日手詔周輔今春河朔

措置河提點河北糴便司六月十七日手詔周輔今春河朔

雨澤調節夏必豐成秋稼立苗甚茂宜乘美歲廣謀收

糴仍具定瀛州新倉畢工之期以聞是歲大名東西濟

勝二倉定州所積寶盈二倉與瀛州之倉告成各二千

楹此食貨志所置糴便司乃農市易淤田水利舊計置封樁

芻糧悉歸也實錄熙寧八年四月正月二十四日事志係之

五年乃誤也實錄熙寧八年四月正月二十四日事志係之

自通判深州除實錄熙寧八年四月正月二十四日事志係之

不入長編此年二月二日詔瀘州將副皇城使雅州

刺史姚兕等次第遷官或減磨勘年諸軍弓箭手義軍

勇敢效用招安將獲首級重傷者遷資輕傷賜帛有差

獲首領者遷兩資獲乞弟叔沒募首級遷三資仍賜絹

五十以韓存寶保明功狀故也

獲首領者遷兩資獲乞弟叔沒募首級遷三資仍賜絹

五十以韓存寶保明功狀故也

獲首領者遷兩資獲乞弟叔沒募首級遷三資仍賜絹

五十以韓存寶保明功狀故也

獲首領者遷兩資獲乞弟叔沒募首級遷三資仍賜絹

五十以韓存寶保明功狀故也

獲首領者遷兩資獲乞弟叔沒募首級遷三資仍賜絹

五十以韓存寶保明功狀故也

獲首領者遷兩資獲乞弟叔沒募首級遷三資仍賜絹

五十以韓存寶保明功狀故也

獲首領者遷兩資獲乞弟叔沒募首級遷三資仍賜絹

五十以韓存寶保明功狀故也

獲首領者遷兩資獲乞弟叔沒募首級遷三資仍賜絹

五十以韓存寶保明功狀故也

獲首領者遷兩資獲乞弟叔沒募首級遷三資仍賜絹

庚子西京左藏庫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劉瑄同提舉

開封府界教閱保甲五月戊戌

癸卯太中大夫參知政事章惇以本官知蔡州大理寺

劾惇父太子賓客致仕俞及弟潁州沈邱縣主簿愷占

民田開封府官各懷觀望畏避僉書兵曹參軍吳潛勒

停知府錢藻罰銅八斤判官虞大熙展磨勘一年推官

胡宗師衝替司錄參軍路昌衡展磨勘二年戶曹參軍

劉陟士曹參軍王本倉曹參軍蔡旻竝差替俞當杖一

百以年八十勿論愷勒停御史臺劾新成都府路轉運

判官周之道為惇致意朱服及奏上不實袁默妄言為

惇致力之道徒一年默杖一百竝勒停惇奏事及報上

不實又制勘所初追治堂吏王冕等証周之道等語惇

以為有司不當信冕等語欲虛捏次數抑逼執政以此

報制勘所仍稱請盡情根勘毋止信其妄言坐不當指

揮制勘院故有是責舊紀書章惇以父占民田奏不實

意朱服事在去年環慶路走馬承受陸中言環州洪

德寨北壕內歸德白馬二州有閒田詔環慶路自來難

得閑田今陸中乃言有久不耕地約千六百餘頃令經

畧司審實可與不可耕種及何緣閒廢至今是與不是

生荒兩不耕之田以聞

甲辰翰林學士承議郎張璪為太中大夫參知政事先

是王珪嘗三薦璪不用珪曰璪果賢陛下未常用以為

不賢讒也臣恐士弗得進矣臣為宰相三薦賢三不用

臣失職請罷上喜曰宰相當如是朕姑試卿德不回朕

復何慮

王珪薦張璪璪珪舊傳附見時人號珪為三旨宰相恐不辦此恐未必是薦璪為參政也當攷

知制誥王安禮為翰林學士安禮於訓辭初不經意

而典瞻豐潤上數稱之御史豐稷言安禮性行淫僻師

言鄙之大德包覆竊幸顯途矜奮自高無敢論者臣仰

惟陛下躬道德履法度以迪勵風俗俾皆有士君子之

行今安禮所為鄙夫恥之擢在詞禁地親職重將何以

訓多士儀四方臣恐天下之心不以名節望朝廷而僥

倖萬一惟陛下察之孔子天縱之聖以言取人不能無

失況安禮言放行污無足觀者伏望追寢成命以釋羣

疑御史朱服又言安禮命下之日中外莫不疑駭以為

學士職不專以翰墨為事至於論思獻納上干國體地

親秩峻待遇寵渥則又學士大夫之所觀望而視效者

也方陛下信賞必罰之時高爵重祿以賢而制者固不

可以輕授而幸得如安禮操行污穢騰播人口雖里巷

小人亦羞稱之但以依恃安石之故凌傲輕肆無所憚

忌而人亦莫敢誰何當世士大夫舉行義之汙者必以

安禮為最而朝廷進擢度越流輩甚非所謂以賢制爵

之意方今之患正以為士者無行寡恥習以為俗雖陛

下躬道德以迪之而勸沮之術尤在于進退黜陟之榮

辱今安禮行義如此而朝廷進擢不已是豈陛下昭示

好惡使人知所避行者哉伏望追寢安禮新命不聽

河東都轉運使朝散大夫陳安石為朝請大夫天章閣

待制再任 醫官前皇城使嘉州刺史陳易簡等降舊

官一資敘勾當御藥院竇仕宜等押領醫官本殿祇候

老宗元等減磨勘年有差以皇太后服藥累月康復也

乙巳以九軍法一軍營陣案閱於城南好草陂已事賜

燕達詔獎諭舊紀書命官以新九軍營閱試于詔提點

開封府界諸縣鎮楊景畧覆檢計提舉京城所標量新

城四壁城壕地步以聞保州言覘知北界賀正副使

石宗回言于遼主聞南朝大閱武及藏兵于民帳前已

指揮燕京西京等處自今有南界投來軍士毋擅送中

京順化營並押赴帳前上批聞賀正北使至恩冀閒從

人於驛舍羣聚合誦教法聲聞于外接伴祇應人有聽

聞者此乃緣邊機防不謹有闌出亡卒漏泄其事宜重

告捕賞典并緣邊當職官亦等第立賞罰

戊申御延和殿閱諸軍轉員凡三百通直郎集賢校

理兼同修起居注知諫院侍御史雜事舒亶知制誥兼

判國子監仍以亶所試戒勵士大夫崇尚名節詔榜示

朝堂他日亶同僚有草除御史制而命詞戒其察者上

曰御史以察為職而反以為戒乎卿速諭命改之

詔司農寺封樁府界減罷耆戶長顧錢見在十三萬六

千餘緡除撥還借支外餘送提舉府界教閱保甲司支

用夔州路走馬承受王正臣言南平軍管下播州夷

界巡檢奉職楊光震於遮勒谷小茆田路口遇乞弟部

酋領宋阿訛鬪敵斬獲阿訛等三人首級本軍已送瀘

州經制蠻事司上批蠻賊阿訛累曾出漢竝邊之人必

能辨識今光震既殲其親黨又傳首來獻忠勇之誠理

宜不妄方今師屯在邊購捕元惡患未有應募而往者

光震能秉心向順率先效力如此非大過所望以賞之
 必不能鼓動其衆圖成奇功宜專遣使厚賜金帛爵命
 遂詔林廣審問南平軍元辨識斬獲首級實狀以聞其
 後南平軍言光震斬獲阿訛等首級非偽乃命賞之
 詔楊晟堅六保人戶命沅州管轄晟堅與湖北歸明人
 先有讎隙如經官司陳訴毋得受理委謝麟明諭晟堅
 仍常存卹 三司使李承之言臣近以陳乞寺額事在
 大理臣與崔台符王安禮皆有嫌怨朱明之即王安禮
 近親欲望改差公正之臣專置司根治詔移送開封府
 四月二十一日李徽之肅之奏六月一日移御史臺八月十八日承之責 詔自今諸司見
 勘未結公案事令御史臺刑察不得輒取索情節其八
 受官司亦不得供報

壬子詔樞密院轉員同知院事韓縝押宿仍趣起居
 奏事今後依此

甲寅御史朱服言宣德郎權檢詳樞密兵房文字黃實
 以舅陳樸之喪率斂士大夫錢以為賻實樞府要官非
 樸親舊者亦不敢不從兼內有武臣隸樞密院尤于事
 體有嫌望付有司推治詔送大理寺鞫實實坐衝替
 夔州路轉運司言阿訛最為乞弟心腹之人若果為楊
 光震所殺深慮乞弟必領兵仇殺光震乞特詔林廣彭
 孫選募勁兵勇將赴南平軍同光震協力討捕乞弟上
 批所言實為機便時不可失宜速下林廣專牒彭孫悉
 師以往仍詔彭孫俟至南平軍開諭光震以遣官軍共
 力剪除乞弟之意勿令驚疑後又降敕諭光震率本部

強兵隨彭孫討乞弟如能于未舉兵前自設方畧梟斬
乞弟破蕩巢穴亦當重賞彭孫汝明墓誌呂大防作乃云
考隨州言知州正議大夫薛向卒輟視朝遣中使護
其喪歸葬墨本云向吏材絕人遠甚所商畧財利無遺
御史劉述錢愷劉琦諫官范純仁等皆言向不可為大
吏朱本增損云向吏事精銳絕人于財利足心計然發
運使亦當時風俗以詐清高養名譽為事故向多為所
害然亦當時風俗以詐清高養名譽為事故向多為所
排詆御史諫官皆言向不可為大吏非確知其利害也意皆放此云今竝不取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十一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十二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四年夏四月己未提舉京城所言京城下初初營
葺課利每歲定收十二萬緡更不酬獎詔催驅課利點檢
今每年止收及十二萬緡更不酬獎詔催驅課利點檢
收納供備副使董嘉言遷西京左藏庫副使提舉宋
用臣賜宅基一所勾當使臣遷資減磨勘年有差
庚申編修諸路學制王震言郡國之吏狃于故常錢穀
簿書實知從事受法之始惟在推行恐非俗吏所能通
辨願自朝廷選可使者分行諸路措置大略然後授成
於部使者郡太守則法行而通無復牴牾矣詔候法成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十二

取旨

辛酉入內供奉官王懷正差管押軍器往瀘州欲不停見勾當後苑西作別給驛券上批瀘州道路半在陝西與廣南不同可止依條給驛券或本任添支入內省取問懷正妄陳乞以聞錄故殿直韋城等縣巡檢趙種子安民為三班差使初稹與賊鬪傷而死其妻乞恩樞密院言開封府界提點司奏稹不能捍禦已先衝替然因傷致死乞特推恩故也承議郎胡宗炎言夷門山在大內東北當陽之位為都城形勝之所國姓王氣所在公私取土于此岡阜漸成坑塹伏望禁止及填塞掘鑿處司天監定如宗炎所言從之

癸亥遼主遣安復軍節度使耶律祐客省使韓昭愿等

來賀同天節上御延和殿閱試保甲雍王顥曹王頹

侍少選命顥等坐閱試畢賜茶即從還禁中新紀書御延和殿閱

甲保甲子知沅州謝麟言招溪峒中勝等州首領楊晟嚮等

乞補授名目詔乞補奉職人與三班差使借職與下班

殿侍殿侍與軍將軍將與守閱軍將麟又言準詔已置

託口小由古誠奉愛四寨而黔陽縣等并在腹裏謂宜

減戍兵五百五十人即令防拓新寨并乞置博易務拘

收息錢四寨民性頑獷幸各安居已曉諭赴所屬寄納

刀弩欲官為買之并溪江所產麩金欲募人淘采中賣

以業游手之民其城寨身丁稅乞特蠲放七年從之

荆湖北路轉運判官高鑄言古誠州歸明人楊晟堅昨

荆湖北路轉運判官高鑄言古誠州歸明人楊晟堅昨

荆湖北路轉運判官高鑄言古誠州歸明人楊晟堅昨

荆湖北路轉運判官高鑄言古誠州歸明人楊晟堅昨

經長江通金長... 三百一十二
詣謝納土乞屬湖北蓋晟堅懼麟修築城寨逼其巢穴
所以乞屬沅州既而邵州使人招諭晟堅又乞屬湖南
蓋晟堅常盜取向銀週妻子懼銀週在湖北來取其妻
故又乞從邵州歸明乞密指揮沅邵州召晟堅詰問使
歸銀週妻子仍徙置內地提點刑獄章案亦言晟堅狡
獍反覆乞詳酌處置詔晟堅係歸明人中頭角雖先與
銀週有隙亦蠻人之常今朝廷已降指揮隸湖北正欲
安存撫帖示以誠信今高鑄章案所奏全不曉邊事若
稍有漏露致驚疑生事鑄案當重有行遣并下孫頌謝
麟照會孫頌是年九月四日丁亥以湖北運副知荆湖南
麟照會此時必在湖北為運副也熙甯六年五月以湖
南提刑厝置梓州路轉運司言都大經制瀘州蠻賊
梅山轉一官
公事司牒將來入界大約四萬人騎內馬三千匹請據

數約備八十日糧草隨軍同行本司相度須作家計
削堡固節次聚糧摺運且乞差雇夫五萬內本路四萬
成都府路六千夔州路四千牛羸馬共一萬內成都府
路五千本路四千夔州路千從之仍令所差雇人牛等
先本路如不足于夔州路又不足方得于成都府路及
軍行梓州路雇一夫其直三千多至四千夔州路稱是
成都府路則加倍焉夫直據平蠻錄
乙丑詔河北路轉運副使賈青相度新建溪峒徽誠州
隸屬湖南湖北於何路為便後青具道里以聞乃詔誠
州治渠陽隸荆湖北路徽州為蒔竹縣隸湖南邵州要
問賈青緣由增入此前一十月十一日青初以朝奉大夫
除河北運副或河字當作湖字更詳之誠徽隸屬自九
入此并詔權罷河北路差官檢量根括地土候務開

續長江通金長... 三百一十二
續長江通金長... 三百一十二
續長江通金長... 三百一十二

依令敕舉行

已巳知定州建雄軍節度使韓絳知潁昌府知潁昌府

資政殿學士韓維知定州尋以絳為西太一宮使維知

潁昌如故六月二十三日維復知潁昌今并書權陝西路

轉運使兼制置解鹽李稷言攷究近日內外鹽鈔價平

臣竊謂貴生于難得賤生于有餘自新法未行通取七

年支鹽數日乘除每歲當三十六萬餘席故鈔之貴賤

視有司鑄出之多寡新法以後鈔有定數起熙甯十年

冬盡元豐二年通印給過一百七十七萬餘席而會問

池鹽所出纔一百一十七萬五千餘席尚有鈔五十九

萬有餘流布官私則其勢不得不賤方鈔貴時可無益

發及今價賤又未加收歛則盈虛消長之法未盡全備

伏望特議少捐鈔額仍令賤歛貴出以盡平準之道所

貴久而無弊詔候錢勰點檢本路鹽回取旨林廣言

乞令彭孫候到瀘州先與臣議進兵次第詔彭孫依前

詔取間路進討與林廣協力照應席仲明墓誌可成

都府利州路鈐轄司言梓州路欲造鐵蒺藜等已牒轉

運司均與諸州製造然前者朝廷運瀘州軍器及本路

準備不少其韓存寶既未嘗深入討伐即所用必不多

乞下林廣等計度見在數勿令過有須索詔經制司除

以存寶用不盡數充用外約見今實用軍器製造仍下

梓州路轉運司具析昨者關牒鄰路造軍器不奏因依

詔親祠北郊并依南郊儀如不親祠即上公攝事仍

別修定攝事儀制先是已詔從張瑛議令禮院再加講

求三年五月甲子判太常寺李清臣知禮院黃顏王仲修楊傑何洵直葉祖洽文及甫詳定禮文張瓌李清臣陸佃皆列名具奏同判太常寺陳薦獨異而同知禮院曾肇亦微不同乃各上之薦言議者以天地合祭始于王莽稽之典禮有所未合故欲罷之臣竊有疑謹按周頌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前漢志載郊祀歌十九章其七章曰惟泰元尊媪神蕃釐說者曰泰元天神也媪神地神也第八章言涓選休成天地並況此天地同祀可以槩見恐非自王莽始也夫國之大事莫大于天地宗廟之祀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古者祀事皆天子親行降及後世事與古異或因或革各從所宜故多遣官攝事今聖朝郊廟之祭三歲一親行必先朝饗景靈宮薦饗

太廟然後合祭天地于圓丘蓋參用舊章得禮之中而議者又謂親郊之歲夏至方丘之祀盛夏之時不可躬行宜遣冢宰攝事而罷冬至天地合祭臣謂夏至方丘之祀決不可不躬行雖大備禮樂上公攝祭亦恐此議未能合古終不若天地合祭之日親執圭幣誠志內盡禮容外重也況天子父事天母事地既親禮天神而不親禮地祇質之情文深恐未安陛下聰明睿智聖學深博古今萬事無一不照其本源其歲親郊天地合祭之禮伏乞且循舊制以昭恭事三神肇言臣竊考周官大宗伯王不與祭則攝位後世祭祀人主不能一一親行今惟三年一郊上所親奉餘皆有司攝事則張瓌請以夏至日命冢宰攝事北郊于禮固無不可至于樂舞之

類亦當增所未備然臣于此猶竊有疑者蓋以天神地祇其體實均王者奉承不宜有異故經曰事天明事地察而周官冬至則祀天夏至則祭地非有隆殺之殊國朝以來三歲一見天地祖宗未常廢闕今冬至若罷合祭而夏至又以有司攝事則不復有親祭地祇之時於事天則躬行於事地則遣官以往其於父天母地之義若有隆殺此臣之所不能無疑者也夫夏至祭地此先王之所已行然論者乃謂方今萬乘儀衛加倍于古暑暘之時勢有未便臣竊思之古今雖殊寒暑之於冬夏其爲天時一也惡寒憚暑其人情亦一也先王能以五月舉事而後世迺以儀衛之暴露爲疑然則損儀衛之虛文以就躬事地祇之實施之于今宜無不可竊

考近代故事後周隋唐皆常以五月祭地況以陛下之恭勤宜無所憚以陛下之明聖其于措置損益儀衛之類宜無所難臣愚故願陛下斷自聖心遇親祠南郊之歲以夏至日備禮躬親北郊以存事地之義以合先王之制而爲萬世不易之法豈不盛哉夫守經而不知變臣愚之罪也以古誼迪上而不敢苟亦臣之職若論者猶以暑暘暴露爲疑則不必拘以夏至而斟酌變通順天時之便第令無失躬事地祇之實則一代大典固有待于聖學非愚臣智慮之所能及也於是進呈肇等奏而降是詔判太常寺知禮院及詳定禮文奏狀姓名據地自今親祠北郊如南郊儀不親祠以上公攝事樂舞如親祠新紀云有故不行則以上公攝事庚午陝西路制置解鹽司言解鹽歲增錢準條作熟鈔

召人眾買內六萬緡令三司封椿去年三司封椿歲增
錢六萬緡凡為鈔九千七百五十一席今民間鈔多價
賤若更變賣恐轉損鈔價凡鈔乞納三司更不出從之
并所增經制轉運司合得六萬緡亦令納三司自今並
權住給鈔

壬申御崇政殿疎決繫囚舊紀云錄京畿及三京囚
降罪一等杖以下釋之

詔前追官勒停人越州山陰縣主簿太原府教授余行
之陵遲處死先是行之以廢黜怨望妄造符讖指斥乘
輿言極切害定州教授潁州團練推官郭時亮詣闕告
之知定州韓絳即收行之付獄詔開封府司錄參軍路
昌衡就邢州鞠之行之伏誅以時亮為通直郎召對時
亮堅辭不受聽還舊任行之初繫獄上以問同修起居

注陸佃對曰臣識其人是常為山陰主簿妻子皆不之

顧何有於陛下上曰如此則妄人耳行之既伏誅因赦

其妻子九朝通略云陸佃家傳曰上初有憂色既聞佃

士大夫而有此謀故朕甚憂之深恐朝廷紀綱有可窺

覷者今聞卿言乃妄人耳行之甚熟故上問之此據陸佃本

傳密為上言陸佃與行之甚熟故上問之此據陸佃本

余行之謀在二月二十七日新舊紀上問之此據陸佃本

報夏國變故秉常遇弑諸梁擅兵大酋數輩各懷去就

上下洶亂興州左右新舊行邪造逆之臣與秉常故時

親黨各擁兵自固斬絕河津南北阻隔未測勝負所歸

若信如牒報則諸路當一體測見形迹然本路絕不聞

問卿可速選委邊吏偵實以聞并下秦鳳環慶熙河河

東經略司先是權郵延路馬軍副都總管兼第一將种

實其言直道

諤奏近謀報西夏國母屢勸秉常不行漢禮秉常不從其梁相公者與其叔母亦相繼勸之既而秉常為李將軍所激怒欲謀殺叔母與梁相公其言頗漏露梁相公與叔母共謀作燕會召秉常酒中秉常醉起於後園被害其妻子及從者近百人皆即時繼遭屠戮臣竊謂賊殺君長國人莫不嫌惡羌人遽然有此上下叛亂之變誠天亡之時也宜乘此時大興王師以問其罪仍願陛下假臣鄜延九將漢蕃人馬之外量益正兵選陛下左右親信中貴人為監軍同行文武將佐許臣自辟置止裏十數日之糧卷甲以趨乘其君長未定倉猝之間大兵直擣興靈覆其巢穴則河南河北可以傳檄而定故有是詔

鄜延沈括秦鳳曾孝寬環慶俞充熙河苗授河東王克臣等以四月三日庚申奏此又奏見丙

日子

癸酉上批已遣王中正往鄜延環慶路體量經制邊事可密詔兩路經略司中正所須錢物于拊養庫不計多少畫時應副中正既行稱面受詔所過募禁兵願從已者將之而主兵之官不敢違至西京文彥博以無詔拒之中正亦不募而去

朱本削中正募兵事蓋為中

甲戌上批已議於陝西河東五路聚集軍馬其錢糧器械中書樞密各委官戶盡數刷會準備應副遂詔錢糧委檢正官器械委檢詳官各一員取索文字刷會

乙亥上批聞同管勾陝西買馬司高士言凡與蕃部交易動以惡言慢罵之其儕類每有怨色亦是阻其來馬一途可令郭茂恂體量以聞

詔權發遣度支副使兼

措置河北糴便蹇周輔兼提舉江南西路廣南東路鹽

事其主行鹽事監司之不勝任者體量以聞置兩局于

司農寺朱本云兩局止是周輔時都大提點在京倉

場司言汴河糧綱歲運六百餘萬石及司農寺起發淮

浙四十餘萬石並於沿途汴倉分納乞於萬盈廣衍兩

倉增厥屋四百間詔遣開封府推官曾孝廉按視具圖

以聞朱本刪去云後來檢到詔承議郎天章閣待制

知慶州俞充追兩官降授通直郎免勒停職任如故朝

請大夫知揚州鮮于侁追一官降授朝散大夫衝替坐

舉知綿州神泉縣胡獻犯賊故也

丙子新權發遣西路轉運副朝奉郎李南公為河北路

轉運判官以知諫院蔡卞言南公頃因棄妹不嫁管勾

宮觀近及二年牽復當以漸故也南公除京西運副乃

書丙子十日郵延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兼第一將种諤

言臣昨于今月庚申奏夏國秉常為賊臣所殺乞朝廷

興師問罪今覘知秉常兵馬見聚于所居木寨國母與

梁相公兵馬見聚于國母巢穴白木寨至國母巢穴約

五里今已絕河梁南北人馬不通梁相公者已出銀牌

點集未知從與不從臣前奏乘其君長未定國人離亂

之際順興王師招討且兵尙神速機不可後況此西人

叛亂鄰國孰不動心契丹自數年來歲嘗三四以拜禮

佛塔為名欲假道興州而意在吞併其國西人平時已

常患之況今國內有亂若聞中國棄而不顧或備而遲

留萬一契丹乘此舉兵吞併易若反掌矣若西夏果為

契丹所併則異日必為大患於中國故今此事繫朝廷
為與不為決與不決耳所謂楚得之則楚勝漢得之則
漢勝今西夏疆場若歸中國則契丹孤絕彼勢既孤則
徐為我所圖矣兵法曰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于人願
陛下留神早運勝算此千載一時之會陛下成萬世大
勳正在今日矣又者向言元昊將死遺言異日勢衰力
微宜附中國誓不可脅從契丹中國仁愛而契丹負心
若附中國則子孫安甯又得官爵若為契丹所脅則吾
族被戮無子遺矣此語國人皆知之至今相傳今朝廷
討伐不惟易以成功西夏素已防拒契丹則必投戈歸
命矣又言不必遠調兵賦止發本路九將兵裹糧出塞
直趨巢穴兵尙神速彼未及知師已及境矣上批雖朝

廷見遣王中正往體量確的情偽又慮兵機一失悔不
可及宜先令沈括種諤密議點集兵馬告諭逆順招懷
並邊主兵酋首以俟大兵併力仍未得便舉事先密具
畫一以聞

朱本刪去諤上言三十餘字云與壬申
日文字相犯不須重載也今仍存之

環

州屬羌慕家族首領迎逋數縱火殺人官不敢問結連
諸部欲為寇知環州張守約勒兵擒之及其黨三十六
人餘遁入夏國守約駐兵境上取之居數日韋州監軍
多喲執送叛者乃盡械迎逋等歸斬于環州市經略使
俞充以聞上賜手詔曰慕家族屬羌前後屢干紀律俶
擾寨下守將姑務拊綏玩成驕蹇邇者其酋不度時變
踵前鴟張賊殺無辜嘯聚黨與非卿知果且招且誅俾
有懲艾不然則自焚之禍殆不可救也

此事載張守約
及俞充本傳不

得時據御集環慶經略司奏張守約所到背叛首領
頭級并招降三千餘人歸族住坐乃四月十九日今附
見秦鳳為俞充子承務郎次舉慶路安撫經略使三年
詔以先鳳州肅遠寨募家白子等剽屬羌聚兵為亂使
四月先鳳州肅遠寨募家白子等剽屬羌聚兵為亂使
其不聽命者于上檄夏人使歸其眾夏人承命震恐以
復遣守約屯寨之叛也附置以聞有詔得人承命震恐以
長少皆歸初慕羌之叛也附置以聞有詔得人承命震恐以
既又其脅從幼弱婦女百四十有二人請于朝詔皆原之
等與我曹孤生蒙上諭先臣寵遇如此自度無以報奉遺
惟與汝曹共誓捐軀而區區者輒求金石具刻明詔以
訓夙夜殞之傳蓋亦先致臣念也昔唐相權德輿常讀太
宗所賜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念也昔唐相權德輿常讀太
之執事有讀明詔而感動復如德輿者矣豈特今日為世
百勸哉 詔東南團結訓練諸將下兵五千人處置將
副三千二百人處置單將其將官並以見任訓練官充
合置副將處選差人充 詔茶場司條令中書別立抵

當法先是特旨市易司罷賒請官錢令民用金帛抵當
公私以為便故欲推廣之 北外都水丞陳祐甫言昨
被旨令知深州孫民先及河北轉運司那官一員與臣
同自衛州王供埽至海口案視大河故瀆緣臣本以孫
民先常有奏議復修大禹舊迹故請案視今民先物故
臣未敢往詔轉運司官同相視

戊寅詳定禮文所言謹按禮記祭法曰埋少牢于泰昭
祭時也詩雲漢曰靡愛斯牲周禮太祝註曰禴祭皆有
牲是祈禱有牲也自後魏以來凡非大祀皆用脯醢酒
幣而已故唐書志曰祈用酒醢古者惟士之賤有脯醢
之奠豈禱祠大神供給鬼神而無氣臭以歆格神靈伏
請凡祈禱郊廟社稷皆用少牢從之 十四年四月二
十一日依奏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七十二 七

已卯建雄軍節度使知定州韓絳言修保州城畢賜詔
獎諭 提舉河北東西路義勇保甲狄諮言被旨諸指
揮兵級內有年高病患年五十五以上有弟姪兒孫及
得等樣令承替名糧竊見其中亦有不堪征役之人乞
年四十以上許令承替詔河北馬步諸軍並依此 詔
知羣牧司封椿錢七千九百八十四貫有奇付殿前馬
步軍司充諸軍弓箭手買置教閱射箭每人五十隻其
軍中自來率備錢物悉令禁止

庚辰郵延路經略司言劉紹能等覘知夏國主秉常爲
李郎君所說招誘漢界倡婦樂人其國母置酒誘執李
郎君等殺之詔備錄劄與王中正照會應諸路奏到上
件事準此 御史宇文昌齡言近以六察之法不加於

中書樞密院常具敷奏未蒙指揮臣竊以中書樞密院
爲廢置予奪賞罰號令之津要關制繩糾尤宜加察又
言六察之法行于有司而不行于中書樞密院是委大
綱治細目縱豺狼搏狐鼠也望檢會前奏施行不報
壬午御史知雜事舒亶言執政大臣接見賓客已有約
束而子弟往還看謁交接賓友未之禁止實于事體未
安詔中書立法其後立法執政官在京本宗有服親非
職相干及親屬不得往還看謁違者并往還之人各杖
一百 御史豐稷言權判刑部陳睦令議官代書法狀
欺慢之罪會降原減案睦酣酒自逸臨事屢昏官屬辨
明輕肆忿怒刑法之任尤非所長乞改授睦一閑慢差
遣不報

甲申詔徙開封府界提點司于白馬縣提舉司于管城縣以御史滿中行言兩司之官名曰外任而治所在城中不務管職赴功惟以請謁奔競為事故也 中書言勘會變通川峽路司農物帛等般運已至陝西有合變轉措置令逐路提舉司除銀并紬絹布依省樣可充支遣者存留其餘變轉移徙出賣或折博糴糧斛並于邊要州郡椿管限一年結絕川峽至陝西在路未般物帛慮有損失即催促般運如闕鋪兵亦許雇人併力輦致所費錢並于變轉錢內支從之 河北路轉運副使賈青言福建路山川險阻人材短小自來民間所用兵械與官兵名件制度輕重大小不同欲乞依本路民間所用兵械制造以備捕賊至于新招土兵所用槍刀排笠

坐作進退法式亦乞依民間精巧之法于鈐轄司指使或有名槍仗手選差教閱臣今製造到槍刀排笠六物乞宣取進呈詔青于內東門進入

乙酉澶州言河決小吳埽舊紀云乙酉河決小吳埽河

詳增入又三年七月庚子當并考詔以瀛定澶州擬修盛貯封椿糧

斛倉屋圖每州作兩倉修蓋付專切措置河北糴便塞

周輔差官往彼度所宜建置處以聞八月十五日乃復

必誤今改作澶州九月二十七日云北京等處當考又

此年三月十一日并六年七月十一日注並合參考或

移六年六月十一日并六年七月十一日注並合參考或

五月戊子涇原路經略司言本路弓箭手闕地九千七

百頃以渭州隴山一帶川原坡地四千餘頃可募弓箭

手二千餘人諸佃戶或不願應募乞如熙甯八年八月

詔收其地入官及以逃亡弓箭手地均給田少之人詔
渭州德順軍隴山一帶地令民依舊佃種納租見充弓
箭手逃亡限滿不首獲者其地即與闕地弓箭手

八月詔
當考

已酉以權判軍器監朝請大夫李立之權知澶州遣入
內供奉官勾當御藥院竇仕宣監塞小吳埽決河馬軍
副都指揮使燕達都大提舉河北轉運副使周華言小
吳埽決本州雖已發急夫六千人修塞續於鄰近差夫
兵及舟運薪芻其所役人數亦少乞許發近便州軍役
兵及於諸埽輟河清兵併力興功從之詔以小吳埽去
年修閉不固令河北轉運司追劾當職官吏其南外都
水監丞蘇液仍先衝替

庚寅廣南路經略安撫使司言昨被旨賜錢六萬五千
貫許人請貸出息及往外州回易以牟羨利專備經撫
蠻夷自後用錢興置邕州填乃等洞金坑每年採買金
三千兩上供昨因軍興後人民貧乏回易利息全少金
坑所出亦微細每年支費反倍於往日恐不免闕誤欲
乞特賜度僧牒五百收錢添助爲本詔止罷歲貢金
詔濮陽郡王宗暉放罪宗暉坐受三陵都監朱交友所
盜斫陵木造車爲侍御史知雜事舒亶彈奏故也 詔
河決小吳埽已全奪過大河若止循例以三五千人急
夫必不能塞方當蠶麥收成民力不宜妄有調發宜速
令燕達相度如有以東退背諸墉兵可發即更不差急
夫其被水州縣民戶令轉運司救護城郭并差官以船

棧濟人仍令東西路提舉司速賑濟 澶州言河決浸
城水勢猛惡本州無兵差撥及無梢草乞剗刷本路兵
五七百人及借支河埽場內椿千條梢二萬束本州豫
買草四萬束從之
甲午燕達言小吳故道斷流今接近漲水河門口皆深
潤墊場未定難計功料未可修塞詔達且發赴闕仍以
權知澶州李立之權判都水監令立之自河陽至小吳
決口點檢掃岸 上批聞東南諸路自團立將兵以來
軍人日親教閱舊習工作技巧以資私費者無暇爲之
及巡檢下就糧諸軍例得添支間能獲賊亦霑賞典今
已招置士兵更不輪流出入亦是窒其衣食一塗由此
軍中甚有貧極日不能餬口者可速博訪利害措置遂

詔淮南兩浙江南荆湖福建廣南路轉運提點刑獄司
密體量將兵自降教閱新法後軍士有無賠費以聞
案閱淮南等路團結諸軍石得一等言江南東路淮南
西路團結兵武藝生疎不依元法結隊逐隊呼名不相
照應其提舉訓練官江南東路丁誨淮南西路趙永甯
并管勾教閱官及押隊使臣弛慢乞施行詔丁誨趙永
甯衝替餘俟定殿最畢取旨

丁酉詔河東路提點刑獄劉定專賑濟河水災傷人民
戊戌詔保州守上皇墳園戶與免義勇保甲止令附保
提舉捉殺瀘州蠻賊彭孫言楊光震斬獲宋阿訛等
首級恐是詐妄詔朝廷欲多方賞募剪除乞弟其楊光
震斬獲宋阿訛等首級假令不實朝廷猶當推誠不疑

重賞激厲況已經南平軍追集人辨認保明朝廷已推
恩賜命彭孫毋得更形意外之疑致光震等反側不能
協力集事 上批提舉開封府界保甲司方措置團結
教度之初王中正未回間宜令劉瑄路昌衡應有疑難
職事赴樞密院承旨司稟議若朝廷間有所欲知者承
旨司暫追逐官取會劉瑄同提舉府界教閱保甲在二
月庚子路昌衡此月庚子以權發
遣提舉府界常平除刑房檢正陝西轉運使都大提
後此三日卻未見提舉保甲時舉茶場李稷言臣典領茶法三年選辟官屬同心一力
奉宣條詔今所差諸州官罷滿及期乞本司自今奏辟
雅漢州知州卬彭利州通判名山永康綿谷順政知縣
所貴維持法度久益不懈詔如轄下官弛慢止令茶場
司奏易劾罪以聞

己亥大名府路安撫使王拱辰言管下州縣被水之民
散居高阜賊盜頗多難一一申請須法外斷遣詔犯盜
雖暑月特令察其情重法輕者奏裁

辛丑新權江甯府觀法推官鍾世美爲承務郎中書戶
房習學公事

癸卯判軍器監龍圖直學士太中大夫安燾降授中大
夫坐與丞會孝廉議事不協互論奏而大理推治燾所
奏不實也 恩州言河決澶州注入御河本州極危乞
以州界退背諸埽梢草及河清兵支移赴本州其北岸
都大使臣并諸埽巡河使臣亦乞令赴州部役從之其
草令北外都水丞司量應副

乙巳太中大夫知潭州謝景溫爲通議大夫荆湖南路

轉運副使朝奉郎直集賢院朱初平爲朝散郎轉運判
官朝散郎趙楊爲朝請郎充秘閣校理朝奉郎權知邵
州關杞爲朝散郎供備庫副使周士隆爲西京左藏庫
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以招納修建徽誠州城寨之勞
也於是初平自陳瓊管回而城寨功已畢乞免轉官從
之 詔成都府梓州路自今常平積剩并坊場司農寺
合起發錢截自李元輔回日每年委提舉司易物帛赴
陝西兩路提舉司重變轉于邊要州郡椿管 詔內外
市易務民戶見欠屋業等抵當并結保賒請錢物息罰
錢並等第除放其本錢三分季輸納息錢并出限罰錢
分爲三分等第除放第一季本錢納足者息罰錢並放
第二季放二分第三季放一分出限尙欠卽估賣抵當

及監勒保人填納所催錢物在京於市易務下界在外
提舉司封椿 上批聞瀛州初未有黃河橫水至州界
今見役急夫約一萬餘人過有張皇枉費民力宜令急
放散自今非城壁堤岸甚危急不得輒有差撥
丁未詔知滄州降授中大夫集賢院學士蘇頌權判吏
部候期滿取旨復官罷檢正中書孔目房吏房公事王
陟臣復爲度支判官先是頌得旨復太中大夫而知制
誥舒亶言頌昨典治京師以孫純聯親故縱純貸僧錢
不治聖恩寬大略從降黜及今未幾復有此除授而同
知諫院蔡卞亦言宰相置掾以待公正有能之士陟臣
身無特操才乏他長惟以從諛附貴苟且取容爲事並
乞特賜追寢故有是命

戊申詔河東北路轉運司尋訪程嬰公孫杵臼墳廟所
在以承議郎吳處厚言二人保全趙孤乞加封爵故也
後轉運司言嬰杵臼墓在絳州太平縣西南趙大夫塋
內及塑像在廟中詔嬰封成信侯杵臼封忠智侯于墓
側別立廟載祀典吳處厚申請指言皇嗣當檢附新舊
並書封嬰及杵臼神宗實訓獎忠義
篇四年監京東相稅竹木箔場吳處厚奏臣常考趙氏
廢興之本末惟程嬰公孫杵臼二人各盡死以保趙氏
孤兒最為忠義請于晉趙分域之內訪求二人墓廟特
加封爵旌表永為典祀詔念功追遠朝廷善教宜如所
奏復訪杵臼封忠智侯仍立廟載在祀典知熙州苗
成信侯杵臼封忠智侯仍立廟載在祀典知熙州苗
授言得西界大首領禹臧花麻文字稱夏國主母子以
不協殺其宰相詔苗授遣人以本司意密說諭花麻云
自三月以來諸路探報夏國變亂所說不一爾必詳知
今河津南北阻隔人情去就次第可密語去人及寫一

文字來為信仍令經略司以彼難得所急之物為信厚
遣花麻

己酉詔北外都內水監丞陳祐甫衝替以御史滿中行
言祐甫與蘇液同閉小吳口澶州埽岸又屬祐甫地分
今液河決衝替以不宜同罪異罰故也 中書言刑房

覆考試刑法官第一等一人欲充法官第二等下三人
欲循一資第三等上十人與堂除第三等中八人與免
試仍陞一季名次第三等下十二人與免試從之

庚戌皇子侖薨侖上第八子也母曰邢賢妃侖生四年
薨廢朝五日又不視事三日追賜名贈太師尚書令封

鄆王諡冲惠元年十一月

癸丑御史滿中行言開封府治蓋漸之獄漸有田宅質

與樞密院都承旨張誠一質既虧元價而又不盡償直
仍約將來贖田卻取貴價贓貪不法何異寇攘而道路
之言以為前知陽翟縣孫賁實為之地賁在任姦狀甚
多昨因蓋漸家業檢校在官而賁輒違法轉易視如己
物倍價而買半價而償下以應副親識上以交結權貴
誠一為利所啖故數薦賁於朝案誠一職在樞府陛下
左右之臣而馮恃權寵贖貨外交託公報私欺罔聖聽
今聞開封府典獄官吏追逮證左而賁獨在所遺詔送
開封府當求蓋漸起獄因依先著之紹聖元年十
二月六日可考是年六月十三日可并此都
大經制瀘州蠻賊林廣言差借職史利言齎文字付乞
弟以取王宣下落及說諭蠻兵士為名陰視進兵之路
勇勁可嘉詔史利言遷一官又詔廣問利言道路巢穴

險易遠近及應有間見令具析畫圖以聞初利言抵乞
弟巢穴乞弟遣其奴沙自河義隨還獻馬四十四匹并歸
所攜兵士七人辭欵甚遜而利言具道乞弟降意蓋未
決也利言本從納溪舟行所陳道路大軍進發訖不由
此癸丑五月二
十七日事

甲寅知審官東院通議大夫呂公孺兼權判都水監代
張唐民以御史滿中行言唐民素無風力加之罷老平
時曠弛不以河防為意一有患則救護經畫朝廷悉遣
他官唐民飽食安居處之自若恐非為官擇人之意故
也三年正月十八日以兵部郎中張唐民屯田員外
郎權發遣河北路提點刑獄劉定並權判都水監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一十二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一十二

七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十三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四年六月丙辰朔荆湖北路轉運使孫順等言乞
 於神州會溪城量益戍兵五七百人漸招納上溪諸蠻
 仍差知辰州張鄰臣通判柳概措置從之 夔州路轉
 運司言南平軍播州夷界巡檢楊光震乞補羅筓等充
 把截將及給玉帛撫諭羅氏鬼主不令應接乞弟及招
 納里歌順蠻州等族上批宜並依所乞可下都大經制
 瀘州蠻賊公事梓夔路鈐轄司指揮及令彭孫應接
 林廣言知遂州李曼決配犯階級卒郭立不當亦不關
 報曼昨知瀘州惹引邊事今又不量情理縱軍士犯罪

恐別致生事詔轉運司劾李曼仍發遣出川界永不與川峽差遣自今應林廣所轄兵犯軍法並關報林廣逐處不得一面施行

戊午以權判兵部降授承議郎天章閣待制趙禹權發遣三司使 詔東行河道已填淤不可復將來更不修

閉小吳口候見大河歸納應合立隄防令李立之經畫以聞其干涉州縣修護城堤並聽立之處分時議者欲

復禹故道上曰陵谷更變雖神禹復出亦不可拘以故道蓋水之就下者性也今止以州縣為礙壅遏水勢致

不由其性此乃治水之事非治水之道故也若以道觀之則水未嘗為患而州縣為水之害耳

舊紀云戊午詔 詔河北諸郡蝗蝻漸熾可專委東路提舉官李宜

之督捕 河北東路提點刑獄劉定言王莽河一徑水

自大名界下合大流注冀州及臨清徐典御河決口恩州趙村壩子決口兩徑水亦注冀州城東若遂成河道

即大流難以西傾全與李垂孫民先所論違背望早經制詔送李立之 都大經制瀘州蠻賊公事司言已牒

知南平軍魏從革候本司關牒入界期日即稟彭孫節制領兵照應討蕩乞弟詔林廣彭孫將來入蠻界約進

兵之期要在首尾相應分張賊勢必於殄滅已未權發遣三司度支副使蹇周輔為河北路體量安

撫除河防事李立之經畫外應干振卹並詳度施行舊紀

書周輔體量安 詔夔州路轉運副使鮮于師中專應制瀘州軍須 上批開封府治蓋漸之獄禁繫已久詳

其所治在民間至為小事本府所以如此淹延者必以
御史所言致於意外推求盛暑之際追逮不已冀附致
近臣之罪以塞言者之口宜限百日結絕毋得枝蔓又
詔樞密都承旨兼詳定官制張誠一開封府劾質田事
如有官制事令稟白執政與權免并五月二十七日
詔河北被水之民有少壯者招填諸州闕額廂軍止支
一半例物民間有農具計折當常平糧斛候水退日收
贖 詔歸明人相讎殺公事令所隸屬路分官司相度
行遣不得交相侵越如已施行仍關牒照會
壬戌夔州路轉運司告乞下彭孫如委自南平軍路趨
乞弟巢穴即與本司從長相度運致糧草詔聞南平軍
至乞弟巢穴地遠糧道艱阻已降指揮彭孫從便路進

討 知慶州天章閣待制俞充卒充知上有用兵意屢

請討伐西夏先是一月又言西戎跳梁已久自仁宗朝

欲蕩平之未得其策近奉詔伺賊巢穴秉常之事臣不

輟遣人深入覘伺尚未得實或曰秉常已為民所殺或

曰見存不豫政事為母所囚以臣愚慮秉常存亡恐不

足計雖存亦虛名耳年二十一而未得豫事雖在外國

乃朝廷策命守土之臣因欲行漢禮以事大國有何可

罪而其母怒之遂被幽囚殺其左右恣為淫亂家道如

此國人惡之眾必離怨此正可興師問罪之時也秉常

亡則桀黠者起首為邊患以圖自固臣竊憂之是以言

之至於再三朝廷出師惟患無名今有名矣天亡其國

神獻其策破其巢穴如破竹之易此不可不為也李靖

神獻其策破其巢穴如破竹之易此不可不為也李靖

有言兵貴神速機不可失惟疾雷不及掩耳乃可成功
臣料今之議者不過欲先招納羌人此策若行其機必
露使賊得為備賊若先動則為害不細康定覆車今日
可誠昔李靖破突厥止用銳兵三千蓋謀之當行之果
所以勝也臣平時守邊惟慕羊祜及其伐國志為李靖
而已經營於此已三年矣策求萬全一舉而就恢復漢
唐兩河之地雪寶元康定之恥以成國家萬世之利其
費不過五年歲賜乘常之數其歷日亦不久臣欲乞乘
傳入朝面陳攻討之略上稟睿斷不敢久留京師倍道
兼程往復一月足矣又言近奉詔候王中正到應副錢
帛今中正在延州臣若俟其來而議之則日月差遲其
機已泄事不可成後悔無及臣欲乞入奏迴與中正會

議詔充所陳邊事如不可形於文字令走馬承受或機

宜官入奏充未及奏是日暴卒於州熙甯中充以推行

于進取自小官不數年擢至侍從一歲或六七遷既死
西師遂大舉實自充發之此墨本充傳云爾未本簽帖
云充為先朝擢用非獨以推行新法而西兵之舉亦不
盡因充前史官妄造此語今削去案充驟登侍從蓋因
王中正王珪之力西師啟端種諤居多充蓋與有力焉
非首謀也今但看其所上疏充知慶州在元豐元年八
月十一日邵伯溫聞見錄載充首議取靈武已具注彼
可參考也據六月十六日御集環慶走馬承受陸中奏
今月七日甲戌本傳云充以五月上此疏今云先是一月
附七日甲戌本傳云充以五月上此疏今云先是一月
庶不
失實

甲子朝請大夫登聞檢院王琬衝替以御史朱服言琬

父子同惡行如禽獸雖會赦降而朝廷原情揆法固將

投棄荒裔終身不齒今有司雖許令釐務而琬略無愧

恥遽請朝見故也琬坐與其子仲甫姦大理評事石士

端妻王氏付有司劾治尋詔琬放歸田里放歸田里在二十一日

并書有上書乞審擇守令者上謂輔臣曰天下守令

之眾至于餘人其才性難以徧知惟立法於此使奉之

於彼從之則為是背之則為非以此進退方有準的所

謂朝廷有政也如漢黃霸妄為條教以干名譽在所當

治而反增秩賜金夫家自為政人自為俗先王之所必

誅變風變雅詩人所刺朝廷惟一好惡定國是守令雖

眾沙汰數年自當得人也詔春銓試中稍優一人堂

除差遣一次中等三十一人不依名次注官下等四十

四人注官

丙寅詔李憲赴熙河路經制司管勾職事先是憲久留

闕下將用兵西邊故遣還此據御集

丁卯梓州路轉運司乞餉運若闕即本司任責或有抄

略即經制司任之及乞下經制司遣兵防護往來詔梓

州路經制蠻事人夫糧草若有闕誤罪在轉運司其遣

兵防護照管如有疎虞罪在經制司上批河北軍州

中路夏田大河橫水衝沒百姓必乏食宜差官廣募開

封府界在京闕額禁軍詔差府界將副四員候至七月

分詣河北水災州軍招闕食人充填府界將弁并在京

五百料錢以下闕額禁軍

戊辰檢詳樞密院戶房刑房文字梁燾上編錄安南獻

議文字五冊詔聞河北飛蝗極盛漸已南來速令開

封府界提舉司京東西路轉運司遣官督捕仍告諭州

縣收穫先熟禾稼舊紀於年未書河詔監察御史裏

行王祖道罰銅十斤滿中行六斤以判司農寺舒直言
本寺未了文字二千四百餘件未了帳七千餘道失催
罰錢三百九十餘千未架閣文字七萬餘件朝廷已送
大理寺根究伏緣建置六察正以督治官司違慢爲職
今並不彈奏詔罰祖道而中行自劾嘗權戶察故也
滿中行言近論開封府治張誠一質田事滅裂未蒙移
付別司雖聞本府近追孫賁下吏不數日放令隨司望
深察事理特賜指揮又言近彈奏知洪州王韶明出榜
告諭親受納簡退不堪紬絹廢法干譽侵官市恩一路
民情莫不傾動未蒙賜行詔張誠一候案到王韶候體
量到並取旨可并五月二十七日六月四日十三日不
知案到竟是何日實錄無之紹聖元年十
二月六日可考 判大名府王拱辰乞依朝旨不閉決口外修

繕舊河并橫隴故道放大河分流各三四分其決口卽
捲掃進約遮欄疏導使直東歸二河量分三四分北行
爲新河下接漳御滹沱等河由九河舊跡以至於海大
勢旣分一河纔受水三二分豈有湍悍滿溢之理乞選
明習水事近臣分巡案視不從

己巳入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御藥院竇仕宣言小吳決
口下至乾甯軍撲椿口相視今河自乾甯軍撲椿口以
下流行未成河道又緣河東北流自下吳向下與御河
葫蘆滹沱三河合流深恐漲水之際隄防難限乞令都
水監定三河合黃河如何作隄防限隔或不合黃河其
三河於何所歸納詔送李立之相度後立之言三河別
無回河歸納處須當合黃河行流從之 判司農寺舒

直言司農寺前後積滯文字不惟本寺失催舉兼諸路
提舉司多是因循其提舉官已有條歲終分三等考校
乞自今以提舉司承受本寺文字歲終以十分為率會
計結絕件數從之直又言役法未均責在提舉官上曰
提舉官未可責也近臣僚有自陝右來者欲盡蠲免中
下之民朕謂不然夫眾輕易舉天下中下之民多而上
戶少若中下盡免而取足上戶則不均甚矣古謂均無
貧朝廷立法但欲均耳卿可更講求以聞此據詔旨內
錄因之詔旨大率據直墓誌為傳其詞未必可信不然
神宗所稱眾輕易舉何以不見於元豐實錄兼與二年
二月辛酉李定所
言相矛盾當考詳定禮文所言臣等看詳君體至
尊也故燕禮君不為主而以宰夫為主示羣臣莫敢與
君亢也天體至尊也故郊禮天不為主而以日為主示

百神莫敢與天亢也記曰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又曰
掃地而祭於其質而已矣既已議掃地而祭復古之正
禮則主日配月天之位亦不可以不正蓋天一位萬物
本乎天也祖一位人本乎祖也日月不得而與焉後世
報天而不以日為主非禮也伏請祭天五帝從祀配祖
外別設主日配月之位從以百神從之此據禮文元豐
四年六月十四
日依奏按是年九月二十九日詳定所乞行掃地而祭
認不從此云已議掃地而祭則當設主日配月之位若
率不從掃地而祭之議則主日配月之位
恐亦不當設疑禮文或誤也當細考之又言古之王
者孝恭盡於事祖故凡奉神之物雖無所用而不敢忽
所以廣恭愛之道曾子問曰歛幣玉藏諸兩階之間蓋
貴命也聘禮卷幣埋於西階東盡恭之義也國朝舊制
宗廟之幣則燔之非矣蓋宗廟之禮不用煙以歆神則

無燔燎之理又特牲饋食禮司宮掃豆間之祭埋之兩階間亦其類也伏請凡神之幣皆埋之西階東冊則藏諸有司之匱從之六月十四日依奏又言恭以本朝太廟諸室帝后一體故禮有鋪筵設同几之文祭則同牢同饌同祀以明天地訢合之義古者惟未吉則不配哀未忘也未聞奏告及祈報而不配近例凡奏告及祈報惟出帝主而不出后主殆與同几之文異矣伏請奏告及祈禱報謝僖祖翼祖宣祖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廟室並出帝后主以明天地一體之義貼黃稱據禮帝后一體同几同席同牢同饌同祀今來看詳應奏告祈報除同牲牢祭饌即合出后主外其餘不出從之六月十四日依奏辛未承議郎王端臣提舉京東西路常平等事先是東

西路提舉常平等事通直郎王古因奏事頗言常平法

不便詔差官替古而端有是命差官替古乃四月宣

德郎司農寺主簿孫覽為通直郎提舉利州路常平等

事判司農寺舒直言覽因循弛縱比他官為甚不足任

事詔改覽為將作監主簿直兼知諫院嗜排擊欲引覽

以自助覽不從直怒因劾帳司稽違事乃命覽出使直

劾覽不置遂改命李憲言準宣發廣勇右二十指揮

駐熙河令臣將之以往廣勇剗置未嘗出軍乞於宣武

神勇殿前虎翼差一指揮為臣親兵詔改差殿前虎翼

右一廂四指揮所乞親兵牙隊至管軍方許可劄與李

憲令知詔監賓州監稅承事郎王鞏累犯情重本路

監司陳倩朱初平安舉牽復及陞擢各罰銅十斤自今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一十三

朝廷特責降人如妄舉者令御史臺彈劾

王申詔諸路提舉官散斂常平錢穀比較增虧令中書

立法以聞已而戶房立法乞歲終令司農寺比較從之

判司農寺舒直言伏見本寺除帳司外三局總十二

案丞四員主簿六員其逐局事有繁簡則官屬亦當裁

減欲乞止置丞一員三局各置主簿一員餘並減罷從

之仍令本寺主判官於見任官內選留或別舉御史

豐稷及開封府界提舉司管勾官鄧忠臣等言祥符縣

鄧公鄉大堦村有泉水民間飲之多能愈疾遂妄以李

水子為名京師內外士庶軍營子弟轉相告言今日神

見某處明日神降某處傾動風俗結成朋社率斂財物

奔赴鄧公鄉欲與神立廟小人緣此易生姦心神民異

業不可不禁不報

癸酉詔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葉温叟及祥符長

垣韋城知縣縣丞主簿尉兼監鹽驛使臣十四人罰銅

有差內祥符縣主簿王容韋城縣主簿姜子年仍差替

入內殿頭吳從禮張稹史革各展磨勘二年並坐失計

置遼使國信路驛亭也

丁丑上批近河北諸路牒報北界帳前指揮七月中會

五京留守及南北王府主兵官諸招討於中京議事未

知其實可令雄州及河北緣邊安撫司精選可信之人

厚許金帛速覘以聞既而皆言無之朱本簽帖云後來探得無此事削去

今修

戊寅復西上閣門使棗州刺史知代州高遵裕為岷州

促赴任據御集在二十七日

團練使知慶州尋有詔促遵裕赴任

廣南東路經略司言大食層檀國保順郎將層伽尼請

備禮物詣闕謝恩上批宜多給舟令赴闕

己卯洪州言知州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王韶卒輟視

朝贈金紫光祿大夫諡襄敏官其子六人賜三女冠帔

封長女端昌縣君韶為人粗獷用兵頗有方略每召諸

將授指不復更問所至輒捷嘗夜卧軍帳中前部遇敵

矢石交下呼聲震山谷侍旁者往往股栗而韶斲息自

若然熙河所奏多欺誕殺蕃部老弱不可勝數軍以首

級為功韶交親皆楚人多依韶以求仕韶分屬諸將諸

將畜降羌老弱或殺其首以應命至病疽發背洞見五

臟亦其報也朱本盡削去墨本別為新傳且云韶性寬仁少誅殺士卒以故樂附今並不取止從

墨本

辛巳手詔應熙河路及朝廷所遣四將漢蕃軍馬並付

都大經制并同經制李憲苗授依階級法總領照應董

戩出兵俟得蕃中要約時日斟酌機會調發隨處駐劄

如董戩欲得兵馬過界其力攻賊選官部分本路蕃弓

箭手量所用人數以往若夏國母親來或止遣大兵即

候董戩人馬交鋒夏人有退敗之勢見隙可乘相度機

便與本路諸將出界共力殺逐如董戩以夏人方顧內

難別無侵虞敢渝前請猶豫不肯如期出兵致誤朝廷

虛有調發即相度機便移兵討除其臨敵利害事干機

速中覆不及者隨宜措置施行其錢帛糧草並委經制

管勾官馬申胡宗哲計度應副先以支計案充如不足

實錄台通鑑長編卷三百十三

以封樁闕額禁軍衣糧并封樁錢帛充若猶不足以經
制司本息充又不足以茶場司錢穀充 又詔今陝西
諸路會集兵馬利害所繫不細應樞密院遣兵將中書
調運軍食等事並會議允當然後進呈行下仍於三府
逐房各選恭謹敏給吏三二人專主行庶可照應前後
處分不致重錯 詔賜末鹽錢三十萬貫付河東轉運
司依例給鈔兌撥糴買糧草 權判湖南南路轉運副使
朱初平言徽誠州歸明團峒應未建城寨以前有相讎
殺及他訟並令以溪峒舊法理斷訖乞自今有侵犯並
須經官陳訴如敢擅相讎殺並依漢法處斷其有逃避
卽官司會合擒捕及本處收捉施行從之 資政殿學
士正議大夫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元絳爲太子少保

資政殿學士致仕

七年六月
十二日卒

壬午詔陝西路緣邊諸路累報夏國大集兵至須廣爲

之備以東上閣門使文州刺史种諤爲鄜延路經略安

撫副使應本司事與經略按撫使沈括從長處置

百四十八卷諤以二十
八日上殿訖當日出門先是令諤與括密議點集諤乃

言疾雷不及掩耳今已藉藉輕兵不可用勢當成軍進

討於是入對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臣往提其臂

而來耳上壯之乃決意西征命諤副括賜以金帶別賜

銀萬兩爲招納之用本路及麟府事悉聽諤節制昭宣

使果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王中正同簽書涇原路經

略總管司公事如遇出界令王中正及涇原路總管兼

本路第一將劉昌祚同往發開封府界京東西諸將軍

馬分與鄜延環慶兩路以東上閣門使英州刺史姚麟
權環慶路總管遇出界令知慶州高遵裕與姚麟同往
其鄜延環慶涇原招納蕃部等費用許支封椿錢涇原
路令王中正候編排本路軍馬畢赴闕於在京七百料
錢以下選募馬步軍萬五千人開封府界及本路其選
募義勇保甲萬人如涇原路五千人不足於秦鳳路選
募交阯郡王李乾德上表言昨遣使臣陶宗元等朝
貢爲廣州禁制窒塞綱運不同向時今遣禮廣副使梁
用律著作郎阮文倍等水路入貢乞降朝旨依舊進奉
詔廣州悉準舊例毋得邀阻差入內使臣一員押伴仍
先降詔諭之 詔發開封府界京東西在營兵馬十九
將往陝西權駐劄內府界第一第三第五第六京東第

一至第五京西第三將赴鄜延路府界第七第九至第
十一京東第六至第九京西第六將赴環慶路上批令
保安軍以經略司之命牒宥州云夏國世世稱藩朝廷
歲時賜與比年以來遵奉誓詔修謹貢職恩義甚稱今
聞國主爲彊臣內制不能專命國事亦未可測存亡非
久朝廷將差降賜生日及中冬國信使人界未審至時
何人承受及本國見今何人主領請速具報以須聞達
朝廷令中書樞密院審詳施行以嘗賊應報之意兼牒
語無詰責之言不須候兵集行下仍令鄜延路下保安
軍未得交割回賜賀同天節銀絹等候回報到所問事
更聽朝旨八月二十一日不移牒 提舉永興秦鳳等路義勇保
甲兼提點刑獄狄詠等言教頭邱簡張旦已依詔並處

斬義勇楊簡授三班差使劄子已對眾給付乞差楊簡
提舉義勇保甲兼提點刑獄司準備差使從之邱簡等
坐謀殺監教使臣為楊簡所揭故也

癸未以建雄軍節度使韓絳為金紫光祿大夫觀文殿
學士依前西太一宮使 詔命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

公事楊景略提舉開封府界常平等事王得臣分詣諸
縣提舉捕蝗 詔已發二十三將軍馬赴鄆延環慶熙

河又選募二萬五千人赴涇原令經略司各具軍器什
物闕數以聞又詔軍器什物可並以舟載至西京界令

陝西京西轉運使速增遞鋪人車以備運致舟載軍須
物朱本又

於七月甲午書 詔中書自今應相度定奪分析體量
之今止存此 勘會驅磨點檢之類並置簿權轄勾銷委檢正官量緊

慢給限

甲申詔諸軍起發裝錢禁軍依今廂軍剩員降一等如
不及五百亦依此數支賜 韓絳言河北轉運使副並

帶都大制置屯田使今既令定州路安撫使帶都大制
置屯田使即與轉運使副使同一官局乞罷轉運使副

兼領虛名從之令知雄保州並帶屯田使雄州東路保
州西路通判並帶屯田判官河北緣邊安撫副使都監

及專管勾屯田內臣並隨官充副使或都監仍通管兩
路上批其雄保州通判驟領其事入銜則與北界公文

往還須當繫書慮北人疑為生事蓋緣誓書不得增展
塘灤且令雄州保州具自來知州通判與北界公牒往

還如何結銜以聞 上初議西討知樞密院孫固曰舉
還如何結銜以聞 上初議西討知樞密院孫固曰舉

兵易解禍難前後論之甚切上意既決固曰必不得已
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上笑曰此
直酈生之說時執政有請直渡河者上意益堅固曰然
則孰為陛下任此者上曰吾以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
而使宦者為之士大夫孰肯為用上不悅固請去不許
他日又對曰今舉重兵五路並進而無大帥就使成功
兵必為亂固數以大帥為言上諭以無其人同知樞密
院呂公著進曰既無其人不若且已固曰公著言是也
此月十日王戊俞充奏疏并元豐元年八月十一日王
子充初除慶帥邵伯温聞見錄并蘇轍龍川別志云云
已具注彼
並合參考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十三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十四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四年秋七月丁亥酈延路經略司言延州南關城
外逼高山賊乘高發矢石城上城中皆不可立況城內
初無庫務止有官私屋五百餘區人百餘戶如卒急遇
寇欲盡令遷入大城南關城更不守禦從之呂惠卿家
傳可考
詔夔州路轉運司彭孫駐南平軍不日進兵乃聞糧
草未辦可速排備七月庚子
可并此詔彭孫若別路進討所
統軍馬聽節制如與林廣會合即聽林廣節制詔河
北三處封樁糧草朝廷已專命官總領自今三司更不
聞奏止委蹇周輔每季具元額合樁及今截日已有見

闕都數以聞

戊子上批陝西馬遞鋪人馬多闕方軍興飛書遣使此
最先務宜令兩路提點刑獄文臣點檢補填數足申明
條約開封府界委提舉官 詔陝西緣邊見聚兵馬其
經營轉輸全賴諸郡守倅同力幹辦其間多審官用格
差注必恐不任今日職事宜令轉運司體量舉差聞奏
要地令佐準此

己丑太白晝見

權發遣羣牧判官郭茂恂言準詔以

陝西博買蕃部馬并糧草所用錢物不一不如蕃部所
欲致所買數不多欲專以茶博買馬以綵帛博買糧穀
及以茶馬并為一司令臣具經久利害臣竊聞昔時亦
是以茶折馬價雖兼用金帛等亦從其便自是局既分

近歲始專用銀絹及錢鈔等况賣茶買馬事實相須令

提舉買馬官通管茶場實為職務相濟從之仍以茂恂

專提舉買馬監收兼同提舉茶場其雅州名山茶令專

用博馬候年額馬數足方許雜買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部馬至者稍眾詔种諤速舉可為出兵副貳者一人尋以皇

城使康州刺史夏元象權鄜延路副總管

庚寅手詔鄜延環慶涇原河東路進兵入界可令依此

畫一指揮一軍行有日主將以賞罰申諭將士能立大

功蕩除賊巢穴當比熙河賞功三倍即臨賊不用命全

家誅戮鹵獲不以多寡聽自與官不檢校一應能擒戮

拒命賊帥並量大小與節度使以下至班行一今朝廷

本以李氏世為藩臣一朝為母黨篡逆興師誅有罪之

人應先在國主左右及鬼名諸部族并同心為主者並不誅殺令展轉告諭與官軍共力討除國賊當隨功大小各有爵命一賊廷府庫所藏金帛並主將親檢校均給有功士卒一糧草數少降附之眾或有畜藏與文記借給候事定價其價一諸路軍馬勢力相及並須更互照應卽一路受敵觀望不卽赴救回日主將當處斬一應降附并邊部族其少壯驅以從軍老小遣使近城若給口食安存之一降附部族諸將士卒輒希功殺戮者主將卽時處斬一前後叛亡軍民明行告諭令自拔歸順卽有能知賊中道路爲官軍鄉道有功當隨輕重酬獎一應近上酋領能知禍福率先效順者優與賞賜置之軍中常加羈察一大兵所過有孔道通接契丹處並

選要害之地分兵把截嚴誡將士不得輒令侵犯一主將敢以攻取近塞賊壘塞命不加窮討輒議班師者當行軍法一諸路兵馬會合至賊大郡或有守具須當攻擊者並分地分不得輒以彼我爭功一賊若窮蹙當以選騎於要路伏截一獲賊符印文籍並藏中軍一河北州郡須候撫定賊巢穴然後分兵討除或招諭歸降以上進兵並須明遠斥堠多設奇計勿使賊得併力一面枝梧官軍仍切照管糧道無令艱阻餘臨敵措勝非可豫爲計者並隨宜經畫務在審中毋得輕發新紀庚寅其主乘常令陝西河東路伐罪按實錄初發兵時未有此指揮蓋追書也今不取舊錄書庚戌詔夏人囚其主封椿錢十萬緡招納蕃部丙午出師伐之今亦不取詔環慶涇原路經略司支

辛卯詔廣州司法參軍曾緒與堂除差遣以瓊管體量
安撫朱初平言瓊管四州自來官吏務爲貪墨獨故知
瓊州曾楷廉潔自守不犯秋毫楷本攝官出身嘗任廣
西轉運判官乞錄其子故也 上批郵延路已有旨陰
遣人招懷橫山部落緣環慶事體相同又正當山界之
中族帳尤更繁夥宜令李稷依郵延路已得指揮施行
涇原準此 李稷時權環慶路帥事 上批夏國涇原環慶熙河路
對境圖并說語付中書樞密院庶知賊中地形曲折覽
畢可復進入 經制司走馬承受麥文昞言乞令曾經
征討將官赴瀘州與林廣豫講進兵次第及乞梓夔兩
路入蠻界人夫令轉運司刺其額如諸將獲首級委官
看驗并將來進兵乞差使臣二人部轄士卒其道病不

能逐隊者近便寄留詔令將官與林廣豫講進兵次第
可卽依奏餘令林廣與轉運司詳酌施行如有入蠻界
殺人夫以充首級者其主將當重行朝典 提舉河北
路義勇保甲兼提點刑獄狄諮言懷衛澶恩冀相洛邢
瀛趙州并北京教場所教義勇節級保甲大保長等武
藝先奏乞於八九月引見令至磁州教場案試已皆應
法詔先引呈澶澤州其餘州別聽指揮內澶州以八月
中旬起發令狄諮劉定部領澤州九月上旬起發令王
崇極部領赴闕其所教人自離場日人日給食錢百
壬辰崇文院校書元耆甯爲館閣校勘勾當洞霄宮令
隨侍耆甯校書未二年以父絳致仕特恩也 上批麟
府路最當契丹夏人交通孔道今大兵進討深慮賊勢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一十四

四

窮蹙遣使求援宜豫有措置遂詔河東第一副將張世
 矩與第六將高遵一對換仍令世矩到任與第七副將
 王愍將河外三州漢蕃軍馬除量留城守人外盡數團
 結聽種諤節制其軍須令經略轉運司應副 前河北
 轉運判官呂大忠言天下二稅有司檢放災傷執守謬
 例每歲僥倖而免者無慮三二百萬其餘水旱蠲閣類
 多失實民投訴災傷狀多不依公式令諸縣不點檢所
 差官不依編敕起離月日程限託故辭避乞詳定立法
 中書房言熙甯編敕約束詳盡欲申明行下從之朱本削去
 癸巳詔熙河地形據賊上游水陸皆可進討委李憲等
 廣募鄉導多設奇計今雖於河州界與董戩攻取仍相
 度置船楫於洮水上流或漕軍食或載戰士或備火攻

其所用材木可於末邦山取辦其兵匠宜取於鳳翔府
 船務卽已有兵馬分擘不足更可發秦鳳路四將相兼
 如部分已定卽取日進約董戩同攻擊賊界新修邈川
 地內城砦如賊兵赴救卽遵守近降指揮鼓勵將士合
 力奮擊若大兵不至則相度機便率兵東下徑趨巢穴
 或北取甘涼出賊之背與諸道之師共力攻討其近降
 遣蕃弓箭手應副董戩指揮更不施行餘並依郵延等
 路畫一指揮 通直郎直集賢院兼侍御史知雜事何
 正臣爲寶文閣待制權判刑部通直郎館閣校勘權監
 察御史裏行滿中行直集賢院兼侍御史知雜事
 甲午郵延涇原環慶熙河麟府路各賜金帶一十五條
 銀帶錦襖七百銀器萬兩交椅水確手巾筒水叉五十

副鞍轡纓二十副象笏三十面仍計置輕疾步乘付逐
路經略司內麟府路付王中正 御史朱服言判刑部
陳睦舉程伯孫爲詳議官伯孫非試中刑法於朝旨不
應薦聞程氏家富與睦以貨交又爲婚姻之家陰相請
託昨章俞奏案睦不躬親約法止令議官莫君陳書名
及章惇案上又令斷官李世南代書且惇之父子有罪
麗法有司自應案文決正而睦委曲回避如此乞付有
司根治詔除章惇案令斷官代書已施行外餘送大理
寺

戊戌詔自今汴河水漲及一丈四尺以上卽令於向上
兩隄相視地形低下可以納水處決之

己亥詔陝西諸路運軍須糧草部夫官違期致闕者依

乏軍興法轉運司熙河路同經制馬甲等一面施行訖
奏兵夫準此又詔將來入界陝西義勇保甲除占使并
應募人外許差饋運糧草如不足卽差夫 河東路都
轉運使陳安石言元豐元年閏正月奉詔幹集本路鹽
事臣自到任推行新法官場課辦私鹽禁止及召商人
入中錢算請永利兩監積鹽已通行歲有羨餘及增收
忻州鹹地鎔戶馬地池鹽課絳州曲沃金坑澤州陵州
錫窟各已措置訖令保明官吏以聞詔減磨勘年循資
有差晏明減磨勘二年孫宰蔡礪各循一資與堂除差
遣燕復減磨勘一年

庚子夔州路轉運司言彭孫不取南平路入蠻界已指
揮所差顧夫及牛馬於歸涪忠等州上批近指揮彭孫

止令擇便路進討南平可出賊不意亦不失詔旨未審
轉運司既未見彭孫指定進兵路分憑何便稱不由南
平仍擅放運糧人夫足見鮮于師中畏怯避事先令具
析以聞仍令轉運司如彭孫止取南平路進討軍須有
關以乏軍輿論時彭孫所部兵皆龍猛指揮及降賊寥
恩徒黨所至多不法孫才涉夔境卽與師中不協云月七

丁亥可并此

壬寅詔已令涇原環慶熙河路約日出兵其並邊首領
若有歸順之意今拒而不納必爲夏人遷徙拘質至親
骨肉或遭屠戮卽將兵俱爲死敵若便招納又慮歸附
人眾夏國必引兵追來理索因而犯境令高遵裕等相
度如逐路添差兵馬雖未齊集止據本路兵馬足枝梧

及保護歸投之人不致返遭殺戮卽審度機會招納

甲辰朝奉大夫集賢校理鄭穆爲朝散大夫知越州穆

任諸王府侍講十二年求補外特遷之上批河北陝

西河東三路見教民兵第一番除澶澤陝州已有指揮

外據狄諮奏並已教成若久不案試不惟枉費錢糧兼

防他處起發第二番及轉教之法卒不得頒降宜差承

議郎天章閣待制判兵部趙禹文思使文州刺史內侍

押班李舜舉依開封府界已引見格逐一案閱推賞仍

差入內東頭供奉官宋鼎臣高品劉友端充承受兼監

視案閱舊紀書遣官按河北郵延環慶路經略司奏

乞差大小使臣應副軍期詔各選差有武勇使臣及軍

大將百人不足卽選散直以往詔斬四方館使忠州

團練使韓存寶於瀘州入內東頭供奉官韓永式除名
配沙門島朝散郎管勾機宜文字魏璋除名編配賀州
梓州路轉運副使董鉞除名先是存寶經制瀘州蠻賊
無功而永式照管軍馬實同其事朝廷遣侍御史知雜
事何正臣鞠存寶等與乞弟戰以累敗怯避乃止令神
將禦敵致賊酋走逸反招諭乞弟投降冀以回軍而晏
州蠻人叛以急欲回軍故不討及疑底蓬褒上下底行
等村蠻為寇因其勾點不齊乃起兵討蕩欲籍此以蓋
前過并不依朝旨立城寨餘罪上言不實魏璋為從案
既具於是刑部奏存寶逗遛不克請如庚辰詔書行軍
法知諫院蔡卞亦言乞正存寶軍法并寘永式典刑而
正臣又言董鉞隨軍親見存寶等舉事乖謬罔上不忠

又教以防他人窺伺檢獲鉞賀納元惡表本稱存寶功
效誣罔尤甚今存寶永式宜即重誅而鉞朋比誕謾望
特行竄斥朝廷懲安南無功時方大舉伐夏故誅存寶
以令諸將隨軍主簿鮮于溱第二將呂真求合存寶意
虛作申報詔提點刑獄司劾之朱本簽貼云朝廷懲安南無功等語無出處又
云鮮于溱呂真事小削去今復存之存寶伏誅在八月
十一日丙寅舊紀書存寶討乞弟失律伏誅新紀書存
寶坐逗留伏誅皆係七月十九日乃伏法也今從之
錄事參軍孫敏行素為鉞所厚鉞先令敏行草賀表敏
行正色止之曰彼既罔上公又從而實之公亦隨受禍
矣鉞不聽卒命他官草表敏行眉山人也
丙午上批韓存寶出師逗撓遇賊不擊殺戮降附招縱
首惡已正軍法可劄下鄜延環慶涇原路經略司熙河

路經制司令知上批涇原路盧秉近奏報全不及軍事
慮未悉朝廷舉動之意可專下乘速依應施行如誤師
期必正軍法 詔在京每年秋差官關賞軍銀器宜以
去年所用數為額自今更不差使臣止付管軍臣僚令
於年內親依畫一閱賜所支銀器並以羣牧司封椿銷
廢寬衣天武及錮直左射指揮請受內計數令三司折
留關羣牧司照會 又詔差在京備軍將作監見修營
廂軍壯役雜役狹河崇勝奉化其一萬人并河北澶州
以下退背岸河清萬五千人與鄜延環慶熙河路轉運
司并同經制財利馬甲等令一面分劈貼補并諸般差
使 涇原路經略司言近準朝旨修渭州城置砲臺已
畢防城戰具止有大小合蟬床子等弩案武經總要有

三弓八牛床子弩射及二百餘步用一槍三劍箭最為
利器攻守皆可用乞下軍器監給弩箭各三副赴本路
依樣造以備急用軍器監言弩每座重十餘斤難運致
乞圖其樣付本路作院從之

丁未上批以指揮熙河路都大經制司領兵乘機取徑
道攻賊巢穴或北取涼州與董戩兵會其先撥修城寨
更不興築令報諭董戩使知又批入西蕃撫諭使苗履
等奏已期約董戩點集六部族兵馬十三萬取八月半
分三路與官軍會下涇原環慶鄜延路經略司并王中
正照會

戊申命權判吏部集賢院學士蘇頌同詳定官制仍權
免吏部事

十朝綱要以吏部蘇頌言以武選歸吏部
於是吏部始分左右曹立四選法

批出界諸軍特支禁軍錢千民兵廂軍剩員降一等
詔麟府都巡檢使知府州折克行點兵三千選擇有官
子弟都押隸張世矩等以高遵一奏乞克行領蕃兵別
爲一軍而朝廷以克行守郡不可行故也 詔鄜延環
慶涇原熙河麟府路各給諸司使至內殿崇班敕告自
東頭供奉官至三班奉職軍頭二百鄜延路別給三班
借職至殿侍軍大將劄子百如軍前有效命奮力可以
激勵眾心者隨功大小補職書填給付 燕達言神衛
剩員中甚有年三十五以下少壯之人欲乞自京選一
千人分擘與將下充樵汲諸般差使詔候王中正選募
在京軍兵畢揀選
己酉手詔朝散郎直龍圖閣曾鞏素以史學見稱士類

方朝廷叙次兩朝大典宜使與論其間以信其學于後
其見修兩朝國史將畢當與三朝國史通修成書宜與
鞏充史館修撰專典史事取三朝國史先加攷詳候兩
朝國史成一處修定仍詔鞏管勾編修院鞏所爲文章
句非一律雖開闔馳騁應用不窮然言近指遠要其歸
必止於仁義至其行不能逮其文也呂公著常評鞏以
爲爲人不及論議論議不及文章 田畫作王安禮行狀
下在熙甯元豐間齟齬不用王安禮薦于上曰鞏之詞
采足傳於後今老矣願俾修文當代成一言然無足爲
著嘗謂鞏行義不及政事不逮文學果然無足爲
者安禮曰誠如其言請取其最上者上乃用鞏爲史官
按安禮此封未執政 賜故都官員外郎通判綿州費琦
家銀二百兩琦部瀘州夫糧出界以病瘴死故也 同
知諫院蔡卞言武學教授蔡碩近留修軍器監敕於樞

密院置局碩執政之弟與承旨張山甫聯親慮交相黨
援得復備員席勢營私漸不可長乞罷免以協公議詔
樞密院別差官 保章正馮士安魏成象等言聞祖宗
朝嘗於永熙陵東西三男位築隄以鎮土已獲感應今
可於永厚陵及濮安懿王園東寅卯辰三位天柱壽山
行鎮土之術仍乞於鎮土隄逐方位以珍寶玉石為獸
埋之宜因鄆王舉葬祭告諸陵斬草之日興動土工可
無妨忌詔送提舉司天監所集官詳定尋奏所定於陰
陽書及國音別無妨礙從之其鎮土事仍令眾官詳定
申中書究竟如何四月 泰州言七月甲午海風夜起
繼以大雨浸州城壞公私屋數千間詔淮南路轉運副
使李琮案視以聞新舊紀並附年末

庚戌知諫院舒亶言御史臺見根治太學生蔡師曾乞

重立賞許告捕詔立賞錢百千朱本簽貼云 廣南東

路轉運司言西路關報交人人貢乞令自荆湖路詔交

人如欲水路赴闕令廣西經略司指揮須依舊所行道

路毋得剗改 鄜延路經略使沈括等言同環慶路約

定出界月日詔用九月丙午令先關牒環慶涇原路毋

得漏泄舊紀庚戌詔夏人囚其主乘常陝西河東路以

取 苗履等言西蕃大首領經沁伊達木凌節齋阿理

骨蕃書稱七月戊子研龍城蕃家守把堡子南宗向下

地名西囉谷有夏國三頭項人設伏劫掠蕃兵夏國兵

賊斬首三百級降百二十三人

壬子入內副都知同簽書涇原路經略安撫總管司公

事王中正言乞更不選揀義勇保甲一萬人止於逐縣大小保長內募願隨者內已得官者自依官鋪遞馬驛券及鋪卒未得官者乞日支錢米從之時中正自鄜延環慶經制邊事回上卽令中書樞密院召問中正進兵大略此據御集羣牧判官郭茂恂言乞應蕃部馬入漢界並令入買馬場除中官外價高馬許諸色人就場交易乞立法從之夔州路走馬承受王正臣乞移呂眞一將策應彭孫詔發開封府界第四將赴南平軍爲聲援聞瀘州南平軍七月八月間煙瘴正盛令林廣彭孫更斟酌進兵國子監言學生入學乞令同縣五人以上爲保如犯第一等罰不覺舉者與同罪許人告賞錢三百千未入學以前違礙亦準貢舉法從之

癸丑詔內外官司舉官悉罷令大理卿崔台符同吏部審官東西三班院議選格林廣言阿生等送乞弟降狀未肯身至瀘州詔中書降敕許令投降貸死仍密指揮林廣候乞弟降日押送赴闕詔張世矩等並隸王中正前降隸种諤指揮更不行又詔王中正措置麟府兵馬兼管鄜延環慶涇原三路軍馬仍下逐路入界總兵官與王中正從長議定方得進兵于闐遣蕃部阿辛上表稱于闐國僂儼有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大約言路遠傾心相向前此三遣人入貢未回本國重複數百言董戩使人導阿辛至熙州譯其書以聞詔于闐三輩使皆已赴闕朝見館遇甚厚賜賚發遣已回本道可賜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十四
敕書諭之兩紀並附年未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十四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十五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四年八月乙卯朔以西上閣門使提舉永興秦鳳等路義勇保甲兼提點刑獄狄詠權環慶路副總管東上閣門使英州刺史秦鳳路副總管姚麟權涇原路副總管遇出界狄詠高遵裕姚麟與劉昌祚俱行 詔近發開封府界第四將赴南平軍援彭孫如已到瀘州止令副將張誠分兵一半往南平軍聽彭孫節制 詔中書自今堂選並歸有司兩紀並書罷中書堂選闕悉歸吏部 詔學士院降勅榜付都大經制瀘州蠻賊林廣曉諭乞弟今朝廷再命將帥總領大兵至界進討旁近生蠻部族元非入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十五

寇之人橫遭誅戮許乞弟出降當免罪如乞弟迷執如故即行誅殺八月七日九月十三日可攷上謂輔臣曰自來邊探多不得實如瀘南興師人多言旁邊百里內林箐險阻道路難進今得走馬奏大兵至落始兜村乃有良田萬頃頗多積穀其林箐乃在數百里外去邊百里之間探報尚且如此乃知傳聞多不足信昔趙充國願至金城圖上方略馬援聚米為山川蓋傳聞不如一見耳丙辰詔蠲河北東路災傷州軍今年夏料役錢詔自南北通和以來國信文字差集賢院學士蘇頌編類頌因進對上曰朝廷與契丹通好歲久故事儀式遺散者多每使人生事無以折正朕欲集國朝以來至昨代州定地界文案以類編次為書使後來得以稽據非卿不可

成然此書浩繁卿自度幾歲可畢頌曰臣願盡二年因令置局於樞密後廳仍辟官檢閱文字知南平軍莊宅副使魏從革言領兵至栗子園得楊光震羅氏鬼主等狀已擊銅鼓會部族首領指天地為誓不得助乞弟惟助大朝詔彭孫相度應撫翌日丁巳夔州路轉運司言從革開路還至生界為獠賊射殺詔差梓夔路鈐轄高遵治副貳彭孫同提舉捉殺瀘州蠻賊詰問射殺魏從革是何蠻賊及死傷人數以聞始彭孫迫從革以六月四日大暑深入開路為獠賊伏弩所中彭孫自恐失律乃言轉運司糧運不繼從革回軍督運故沒于賊云此月二十七日又十二月二十日又明年七月十六日可攷詔應出界戰兵除家糧外各支口食糧米二升并鹽菜錢又詔已令李憲等

取日近與董戩期約乘便同擊夏賊今董戩約八月半
出兵其熙河路都大經制司至今未奏措置進兵次第
今依前詔若小稽緩致誤師期必正軍法并下同經制
通直郎馬申等 先是种諤既被旨招納夏人賊中覺
之有願歸漢者悉爲酋長所制或逼之內徙不使近塞
又亟出兵以索降人諤曰諸羌欲降而弗得非應接之
使敗約失機則反爲吾敵矣是日丙辰初二諤先帥兵
駐綏德城外遣諸將招納賊盛兵禦我力戰敗之日記二十

五日己卯所書事
據范育誌諤墓

丁巳上批諸路乞馬朝廷歲入有限無可應副戰騎所
繫甚大平日尙不可闕以待四方之用况今軍興尤爲
要急可督提舉陝西買馬監牧郭茂恂速措置招買往

來諸場督趣又詔熙秦鳳買馬場以馬價畫一付經沁

伊達木凌節等令使回入蕃告諭又詔以本志增入

河東都

轉運使陳安石言自來軍興差夫運糧骨肉相送號泣

於道路傳達朝廷多蒙嗟惻爲之中罷今師行般糧廂

兵不足不免差夫必存故態伏乞體察詔河東諸州軍

城寨等處並以義勇代壯城廂軍盡數以給饋運尙不

足卽於緣邊差夫 上批京東西路諸州近以起發將

兵累陳乞增兵巡守朝廷以所在兵有數多已寢而不

報緣州郡實有負山帶海姦盜所窺亦不得不過爲之

慮可合長吏等多方招募其招補新入與免貼軍并差

出一年庶應募者眾稍補巡守之缺開封府界亦委都

監招募

戊午王中正言乞行遣麟府路文字以措置麟府路軍
馬司事為名行遣鄜延等三路文字以照管鄜延環慶
涇原三路軍馬司為名從之 沈括種諤言定於八月
壬戌八日出師及追張世矩等領麟府路兵會於甯星
和市詔沈括等已奏定九月吉日兼諸路差發將兵軍
器並未齊集令種諤等未得輕易出兵悉依前詔并指
揮張世矩依去月癸丑詔時諤已出兵次綏德城矣
己未上批今進兵畫一中既除去先下興州者總節度
將來四路兵出界所向自如更無人誰何中書樞密院
可更審議於是中書樞密院言王中正已措置麟府路
兼照管鄜延環慶涇原三路欲令總兵官與中正議定
方得進兵乃詔兵馬出界後並聽中正節制 秦鳳路

經略使曾孝寬言本路止有五將一將先差往甘谷城

防托今準朝旨李憲熙河兵馬分擘不足更抽秦鳳四

將臣本州及諸城堡寨亦當極邊乞留合存將兵上批

昨呂惠卿沈括相繼已委官與經略司措置戰守兵馬

各有分定經略司已同保明委無未盡未便事理何因

孝寬復有此奏令具析以聞 此用御集刪修究竟如何

月五日令孝寬分析十一月九日孝寬徒王中正言

河陽朱本簽貼云密院進呈不行削去乞移開封府界第一將兵赴臣麾下并七月以前逃亡

自歸並許帶行及乞下王克臣選兵二萬人詔府界第

一將已至鄜延中正所乞不行餘皆從之內選兵令王

克臣先選於河外不足卽以次於近裏將分貼差其後

詔移第一將與之

庚申史館修撰曾鞏兼同判太常寺詔鞏專典史事更
不預修兩朝史上曰修史最爲難事如魯史亦止備錄
國史待孔子然後筆削司馬遷材足以開物猶止記君
臣善惡之跡爲實錄而已王珪曰近修唐書褒貶亦甚
無法上曰唐太宗治僭亂以一天下如房魏之徒宋祁
歐陽修輩尙不能闕其淺深及所以成就功業之實爲
史官者材不足以過其一代之人不若實錄事迹以待
賢人去取褒貶爾 荆湖北路轉運司言已招懷辰州
上溪州蠻當漸築城堡緣本屬生蠻地全藉兵威彈壓
辰州雄略指揮今戍桂州乞追回應副防托上批荆湖
北路作應副沅州謝麟於歸明蠻界置堡寨民力已困
遠輸豈堪更有作興轉運司旣止承準朝命招安遂乃

妄意謀立城柵若不嚴與誠約則希功小人寢淫越職
爲國生事宜令高鑄分析後鑄上言昨與轉運使孫順
權知荆南王臨同乞招諭上溪諸蠻量益戍兵所貴諸
蠻卽降遂謀築寨緣前奏已開陳故有此請詔釋之
上批陝西諸路見議攻討然守禦之備亦不可懈深慮
將帥日夜講求出戰之具思慮或有疎略宜申敕處分
令日夕戒嚴其畫定人兵戰具修整畢備毋得稍有缺
弛又批今日鄜延走馬承受奏西賊犯綏德城本城殺
逐退散其有功之人速依格推賞外獲級者每級加賜
絹十匹自今應邊寨殺獲準此 高遵裕乞降空名敕
告宣劄紫衣師號敕度僧牒詔更給敕告宣頭劄子八
百五十紫衣師號敕度牒八百環慶路經略司乞續支

袍帶錦綺等詔續給公服百象笏七十錦綺衣著令劉
援取旨編排又金帶三十交椅水罐手巾筒水叉子各
五十傘百及軍器監給雜綵轉光旗三百

辛酉後苑房廊所言取蔡河南房廊屋并舊左騏驎院
地修葺寄國蔡河賈人穀及堆塚六路百貨從之朱本
簽貼

云事小削去元豐二年十月四日泗州初置三年二十
四日京城外置此月十五日宋用臣與馮景事可攷
提舉河東路義勇保甲兼提點刑獄司言準轉運司
牒已定太原府代州等義勇保甲運糧草詔河東都轉
運司依近降指揮止於邊近河外州軍差撥毋得於鄰
接北界州軍仍具析因何全不思慮措置乖失以聞

鄜延路走馬承受楊元言西賊二萬餘人於無定河臨
川堡出戰斬獲首級上批朝廷于諸城寨未嘗侵犯夏

國未知有何道理輒領大兵入寇緣所定師期尙遠宜
下鄜延路經略司令保安軍牒宥州詰問庶使彼辭愈

曲我師出境其名益直新舊紀辛酉夏人寇臨川堡詔
董敵會兵伐之蓋追書也又失
事實今手詔李憲得所奏以團結漢蕃軍馬分置將

佐部分陣隊審定出兵所向及計度賊屯重兵之所且
論諸道進師首尾之勢甚善然閩外之事朝廷屬在將

帥趨利避害固難居中預度惟爾臨敵自圖擇之苟能
奮張威武鼓勵三軍之士徑指梟巢與諸將合力俘執

醜類然後退視各郡居要害者城而守之是爲上策若
大本未殄顧未有闢地守之之術或謀置城賊中必是

自貽患悔切宜審之其他制賊方略或攻或守雖千百
爲無不可者所有秦鳳一路已有指揮俾爾兼總節制

可便宜施行軍中所須已命有司一一應副 詔中書
 樞密院近已降敕榜許乞弟親出投降今來師期在近
 若便分布兵馬謀為進討慮乞弟驚疑不肯出降令林
 廣密行相度若止留軍馬五七千人選委得力將官一
 兩員總領防托邊界如乞弟決不出降徐行討捕所有
 林廣彭孫并其餘軍馬並行勾回如此施行於邊防有
 無不便仰具指實利害以聞密記八月七日中密同
被旨九月十二日可攷
 雄州言涿州牒蔚州稱雙井新寨鋪邊吏妄遮止北人
 不令於壕北過往請詰邊吏及擅越疆界人等罪詔河
 東提點刑獄黃廉往代州定驗北人有無侵越舊界及
 邊人有無侵北界地樵采具圖以聞先言邊防具注在
十一月五日明年
正月十二日又二十五日又二月六日可攷黃廉行狀
八月麟府軍興兼權轉運判官又差定代州地界廉條

具分析為十二寨圖以進且言建議者以分水畫界恐
地勢不能盡然啟豺狼心失中國險固其後遼人果責
分水之言包取兩不耕地據有形 又詔河東轉運司
 勝下臨雁門父老于今以為恨

河東應于今來軍興所行事件常切審謹不得張皇漏
 露所有邊近地界州軍如不係干照去處不得一例行
 下及仰選擇吏人行遣如能謹密候事了日優與酬獎
 仍覺察體量部吏傳報張皇者勘劾以聞

壬戌樞密院編到自郭稹而下至沈括等二十七番泛
 使策并目錄總三十一策進呈乞降本院禮房檢用施
 行詔令進入密記二十七
番泛使當考 朝散郎直龍圖閣曾肇言

伏觀修定官制即百司庶務既已類別若以所分之職
 所總之務因今日之有司擇可屬以事者使之區處自
 位敘名分憲令版圖文移案牘訟訴期會總領循行舉

明鈎考有革有因有損有益有舉諸此而施諸彼有捨
諸彼而受諸此有當警於官有當布於眾者自一事以
上本末次第使更制之前習勒已定則命出之日但在
奉行而已蓋吏部于尙書爲六官之首試卽而言之其
所總者選事也流內銓三班東審官之任皆當歸之誠
因今日之有司擇可屬以事者使之區處自今僕射尙
書侍郎郎中員外郎以其位之升降爲其任之繁簡使
省書審決某當屬尙書侍郎某當屬令僕射各以其所
屬預爲科別如此則新命之官不煩而知其任矣曹局
吏員如三班諸房十有六諸吏六十有四其所別之司
所隸之人不必盡易惟當合者合之當析者析之當損
者損之當益者益之使諸曹所主因其舊習如此則新

補之吏不諭而知其守矣憲令版圖文移案牘訟訴期
會總領循行舉明鈎考其因革損益之不同與有舉諸
此而施諸彼有捨諸彼而受諸此有當警於官布於眾
者皆前事之期莫不考定如此則新出之政不戒而知
其敘矣夫新命之官不煩而知其任新補之吏不諭而
知其守新出之政不戒而知其敘則推行之始去故取
新所以待之者備矣其於選士如此旁至於司封司勳
考功當隸之者內服外服庶工萬事當歸之者推此以
通彼則吏部之任不待命出之日聞而後辨推而後通
也試卽吏部而言之體當如此其於百工庶職素具以
待新政之行者臣之妄意竊以謂無易此也夫然則體
雖至大而操之有要事雖一變而處之有素一日之間

官號法制鼎新于上彝倫庶政率行於下內外遠近雖
 改視易聽而持循安習無異於常詔送詳定官制所
 籍田司言近奉詔均種諸穀水陸皆備本以待車駕臨
 幸夏秋以來九穀皆稔觀麥視禾臨幸儀注恐未修講
 欲乞令大臣先案視修建崇飾至於西成穡事將畢遣
 近臣觀穫稻凡有劾興未合典禮之事因而講議不報
 是日種諤遣諸將出界遇賊破之斬首千級此事實二
十五日己卯今掇出附此本傳云諤帥軍次綏德城遣
將出師招納賊禦于境上力戰敗斬首千級朝廷以諤
先期輕出命還師延安改命諤及麟府事並聽王中正
節制出界遇敗當即是初二日丙辰所書賊益兵禦我
力戰破之同此一傳所云斬首千級繫之
第故復著此仍以傳所云斬首千級繫之
 癸亥詔魏從革為獠賊所射自是從革失備不繫用兵
 輕重委彭孫更詳酌如南平軍路實可進討即措置詳

審而往或道路艱梗難趨賊巢穴亦速具利害以聞朝
 廷必不以前後異同為罪

乙丑上批已指揮秦鳳一路兵付李憲節制深慮經略
 司猶宿留不肯依應調發誤熙河軍期可再下都大經
 制司依詳朝廷屬任之意便從節制處分 上批熙河
 路已列定兵馬必須照應董戩所約師期出界蕃中出
 兵與否無可為據宜合經略司選使臣一二人入蕃軍
 照驗仍約鄂特凌古遣首領一二人來與官軍同出庶
 彼此分明不誤大事 罷環慶路副總管姚麟兼第一
 將從經略司高遵裕奏也 知延州沈括言幽珍八月
 丙辰於西界大里河北接應西界首領訛麥等十餘人
 并家屬數百口牛羊馱馬近八千已赴安定堡外有投

來首領見於西界招呼元結約人戶來降

八月丙辰初二日也括奏

或附初二日神

彭孫言乞從瀘州合江縣納溪九支

池便路討乞弟候破蕩畢驅率楊光震部族討捕生獠

以報魏從革之冤從之後一日罷之

事在乙亥二十一日

丙寅涇原路經略司言應副軍行戰守等事乞權許便

宜指揮詔本路措置事稍大奏候朝旨如小事礙常法

許一面施行鄜延環慶河東路經略司熙河路都大經

制司措置麟府路兵馬司依此 先是詔遣宿衛七將

之師戍鄜延已再頒賜矣而鎮兵未嘗有所賚沈括以

謂禁兵雖重而為國守邊無歲不戰者鎮兵也賞賚不

均此召亂之道乃矯詔賜鎮兵錢數萬緡而封藏詔書

以驛聞不數日有金驛詔括曰樞密院漏行頒書賴卿

察事機不然幾擾軍政自此事不獲聞者得以專制蕃

漢將卒自皇城使以降皆得承制補受

此據沈括自誌附見丙寅日當

攷十一日丙午劉惟簡乞均賜病還軍士當考

詔諸路進討行營漢蕃兵惟

可使之出力破賊毋令小費私財委李憲高遵裕王中

正常切照管體量舉動大小進兵遠近量給所費令足

用外人常有霑潤又不可過為姑息

詔王中正將來

大兵出界慮遠人亦遣兵征討或為援助或於境上自

防若與諸路兵相遇即先遣使臣說諭或移文以夏國

內亂囚制國主不知存亡朝廷回賜賀同天節并遣使

賜生日等物無人承受鄜延路累牒問宥州皆不報近

又累犯邊朝廷遣兵問罪與北朝不相干涉如阻隔進

兵或先犯官軍方得應敵令中正密掌之 詔鄜延環

...

慶涇原河東路經略司并總兵官熙河路都大經制司
應副措置事如有乖失令逐路轉運司具以聞 詔定
州高陽關真定府路安撫司河東路經略司河北河東
緣邊安撫司密戒沿邊州軍與北界應干邊防事一切
皆循常毋得輒創生更改 又詔入內省選差使臣二
人自京分詣陝西沿邊麟府等路於遞鋪內選可充急
脚遞鋪兵對換不堪走轉文字之人仍相度鋪分地里
遙遠去處添置腰鋪 又詔河東陝西諸路轉運司及
同經制馬甲等應副軍興各已分撥錢物自可擘畫計
置其須至於民間賃借等事件即仰明給價直不得直
行科率仍常切撫存人戶務令安靜無致騷擾如有措
置乖失令提刑提舉司密具事由聞奏當議重行廢黜

有失覺舉與同罪

是日韓存寶伏誅

七月十九日詔
誅存寶八月十

二日乃
伏法

丁卯殿前副指揮使武泰節度使盧政卒輟視朝臨奠

之贈開府儀同三司 館閣校勘邢恕為史館檢討從

曾鞏請也 詔諸路應投來首領等令邊臣密問以夏

國變亂及今點集屯聚處所動息以聞 詔步軍副都

指揮使邕州觀察使太原府路副都總管劉永年赴闕

供職主管步軍都指揮使兼主管馬軍司

己巳馬軍副指揮使金州觀察使燕達為殿前副都指

揮使武康軍節度使舊紀書達為節
度使新紀不書 詔白馬縣復為

滑州隸京西繫浮梁葺城壘宜得幹劇之人以朝請大

夫周革知州奉議郎蘇注通判州事如速辦無擾事畢

優與推恩兩紀並書復滑州熙甯五年八月五日都

大提舉汴河隄岸宋用臣言本司沿汴及京城所房廊

地並召人僦納官課紙紅花麻布酵行皆隸本所為堆

塚場令馮景拘攔賣紙及送紙行班文昌於開封府侵

奪課額欲乞據本司已立逐行外餘令馮景拘攔所貴

課額各辦詔八月以前已賃提岸司及京城所房堆塚

物在地者更不起遣餘無得妄拘攔騷擾行市朱本簽

小刪去新本已復存之可見當時雖小事神宗必親判

判也三年十月四日泗州初置堆塚場三年二月二十

是月七日又置蔡州庚午廣西經略司言交陞入貢百五十六人比舊制增

五十六人上批宜令據今已到人數赴闕今後準此新紀

書交陞入貢附年未舊沈括奏乞近便處發三兩將

紀乃於五年年未書之

兵應副呼使上批昨降指揮止為招到並邊部族少壯

從軍老小等從便近城寨安存其大兵出寨後降附部

族若盡徙內地人情必不樂從少壯自當驅以隨軍老

小等即其地撫之如此內徙人數必不猥多守禦人數

足以照管可劄付沈括種諤依詳施行權發遣環慶

路經略司高遵裕言準密院劄子降營陣法臣究覽雖

知梗概尚恐未諭深旨欲望一詣曉營陣使臣付臣詢

訪營陣出入奇正相生之要令乘驛前來詔燕達選詣

曉營陣使臣一人申樞密院

辛未河東路經略司言王中正未到本路間有西人投

降未審許與不許收接詔河東路經略司如有西界投

來人口合逐處守臣分布於穩便城寨安存給食仍密

實

察姦詐 高遵裕言覘知西界大點集欲遣兵擁遏賊鋒詔遵裕累奏本路兵馬器械未備合候齊集依約定期日進兵毋得妄動如有人口來追逐犯境即照會七月壬寅指揮 上批開封府界教成大保長已放散多日以次團教之法久未推行聞以無弓弩溫習甚有退墮者蓋劉瑄獨力生疎未有倚仗辦事可令狄諮不妨見領河北職事兼權王中正提舉開封府界保甲時中正奉使河東陝西故也劉瑄提舉府界保甲在四年三月秋諮先以二年十一月提舉

府界保甲三年六月改提舉河壬申詔錄故知南平軍魏從革三子一人為三班奉職二人為借職 詔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李承之落樞密直學士為寶文閣待制知汝州坐奏請濮州墳所遺

直院與陳留縣開福寺對易既得旨其姪孝伯詐增制書立榜欲取開福常住入墳院為僧所訟承之虛稱元乞易寺乃臣從兄給事中致仕徽之所奏下大理根治而徽之亦言承之與子孝伯陳乞院額以致人言承之從臣敢欺聖聽乞直貶黜如臣言有不當亦甘坐罪開福院額乞下陳留縣依舊濮州更不劖院時承之兄龍圖閣直學士肅之知鄆州亦言大理寺鞫承之奏請寺額濮州舊遺直院殿宇尚在兼父祖墳營在彼遂乞以陳留所廢開福院額於濮州復舊院或慮未盡情理望別差官根治詔遣開封府其後改送御史臺承之坐報上不實及遣吏按獄事故有是責事始在二月二十一日戊申舊紀書樞密

直學士三司使李承之奏易墳寺手詔沈括近據本

路及諸路探報賊人聚兵在緣邊對壘今諸將以種諤
驅迫使不量眾寡直入賊境招納既不能招致又甚虧
損威重致賊測知漢兵淺深賴今諸將稍知形便不致
冒險深去可速料事機如未可前宜且迤邐還据漢地
庶諳知山川道徑曲折曉夜易為斥堠控禦初種諤以
鄜延兵先招納夏人是月丙辰次綏德城壬戌分遣諸
將出界遇賊破之朝廷以諤輕出遂命諤聽王中正節
制此實錄二十五日所審因諤完養士氣依王中正
議定期日與諸路協力進討遂附此今移入十八日
詔沈括以諤不能招致虧損威重之後益十八日
有責諤輕出意至二十五日并二十六日則已稱諤未
為失謀既稱諤未為失謀則合諤聽中正節制必在十
八日非二十五日以後也故自二十五日移入十八日
更須詳考之

癸酉詔馬申胡宗哲兼權管勾熙河秦鳳路轉運判官

公事其行移文字並以熙河秦鳳路轉運司為名

乙亥鄜延路經略司言保安軍遣人齎牒宥州據順甯

寨申西界驛路自界首把口人及民戶盡起發赴近裏

公牒無憑交割詔鄜延路經略司更不移牒六月二十
七日令保

安軍牒宥州 林廣言乞指揮彭孫且在南平軍枝梧即日

邊事詔近彭孫奏欲取瀘州合江路討賊緣本路已屬

林廣進兵路分今以彭孫權涇原路鈐轄連領本軍赴

渭州聽高遵裕節制事在十一
月乙丑

丙子詔中書降敕榜曰西南番羅氏鬼主下蠻首領沙

取省都大經制瀘州蠻賊公事林廣奏沙取合趙二以

狀來言今落莫部已與沙取議乞弟投降事其有都掌

已遣人往諭降人稱我止依十州例與我稅賦更不以

兵隨乞弟及沙取令蒲成等密來言若乞弟不降卽領都掌等往掩殺今沙取若能諭乞弟早降朝廷當厚加爵賞如有未肯降沙取能掩殺赴官卽賞真金五百兩銀五千兩錦帛五百匹綵絹五千匹更當優加官爵其下得力蠻兵賞鹽萬斤牛百頭如殺到乞弟以下蠻兵每級賞絹二十匹夷兵十五匹小首領三十匹大首領六十匹其逐處部族都大頭領亦重賞委沙取撫諭都掌等部族頭領早出投降卽依十州例令輸稅賦及厚賞錦袍銀綵等 涇原路經略司言將來如盡出境卽本路守禦人至少乞於近裏發三兩將赴本路詔高遵裕詳酌除先分畫定守禦人外更量留兵馬防托具所留數以聞

丁丑河東路經略司言豐州弓箭手沈興等二人爲西人所執已牒理索詔諸路已議進兵攻討其嚴飭邊備如有擄去人口更勿行牒 沈括奏曲珍言西賊攔截糧草殺獲首級上批鄜延路近邊諸將出界今已漸抽回其有斬獲賊首及中傷之人宜速推賞以伸信士卒可下經略司并下种諤候諸將回入漢地卽從行司專差官厚以酒食犒賞漢蕃將士所招頭首如當補授卽書填空名宣劄給付河東依此 上批近差措置麟府路軍馬王中正兼管鄜延環慶涇原軍馬止謂未出界已前與逐路帥臣將官議定進兵月日及軍行所向其出界後王中正止令遵稟宣命節制鄜延一路諸將兵其環慶涇原朝廷自專委高遵裕節制中正更不當干

預慮中正未審宣命出界之後猶欲節制涇原環慶之師致分畫責任臨時攙搶令王中正細詳宣命施行毋得侵越俟先下興靈方依畫一總六路軍馬節制近差

兼管延慶渭三路要見的日子或止緣神諤是日李憲先出故有此指揮此在二十五日己卯

總領七軍至西市新城遇賊約二萬餘騎官軍掩擊敗之擒首領三人殺獲首領二十餘人斬首二千餘級奪

馬五百餘匹是日丁丑八月二十三日也自九月五

戊寅詔涇原路經略司本路兵悉出界更不赴涇原其

本路兵當用糧草丁夫令高遵裕牒涇原轉運司照會

詔已指揮將來出界涇原兵聽高遵裕節制緣涇原

廣闊利進大兵本路止是團結諸將未嘗益兵出戰軍

馬不多慮出界遇賊難驅逐令遵裕相度以環慶兵取

涇原路會合或以涇原兵從環慶路會合出界進討所貴氣勢益壯易以破賊所當用丁夫糧餉計會兩路轉運司應副

己卯詔給度僧牒千買木修景靈宮諸神御殿神諤

言諸將已有功還乞早降朝旨同日進師詔昨降指揮

合諸路期約進兵一舉撲滅賊巢近種諤先行招納遣

諸將淺攻各有斬獲之勞未為失謀今師期不遠其務

完養士氣依王中正議定期日與諸路協力進討實錄

又書初種諤以鄜延兵先招納夏人是月丙辰次綏德城王戌分遣諸將出界遇賊破之朝廷以諤輕出遂命諤受王中正節制今移入鄜延路經略使沈括言乞

明立約束畫定人馬留本路防守不許差出外別乞差

準備應援軍馬詔令沈括留兩將軍馬防托或神諤出

界未見次第卽不許追呼如已捷須兵馬分頭討定部族若來勾抽不得占留

庚辰詔鄜延麟府兵出界招納已回斬獲有勞並賜特支錢上批據种諤奏分遣出界淺攻諸將皆會已追兵回駐並遣諸寨朝廷昨于諸路大發師徒本候齊集與逐路遣兵併力擇時鼓行覆賊巢穴不爲焚蕩塞上微小族帳驅略甌脫守望羌人所以近累丁甯誠敕俾遵已定師期今淺攻之兵旣量有應接降人凡戰又能小捷及斬獲賊庭酋長卽斂兵歸亦未失計仰种諤更推明朝廷賞罰鼓勵士心全養氣力以俟師期成就大功詔熙河路李憲等八月辛未與董戩人馬期會攻討夏賊緣鄜延路師期尙在九月下旬之初今李憲等如

兵馬出界遇賊已見克捷卽進兵深討若賊兵阻遏未可長驅卽擇控要便於饋運之所權立營寨以伺諸路師期首尾相應 又詔李憲今來舉動不同凡敵圖人百年一國甚非細事苟非上下畢力將士協心曷以其濟須不惜爵賞鼓勵三軍之氣使冒鋒摧敵若能初戰取功則其他迎刃而解矣且勿吝金帛旌拊戰士苟有以激發眾心皆可便宜從事朝廷惟務滅賊其他固無愛惜 王中正种諤奏涇原環慶會兵取靈州渡討定興州麟府鄜延先會夏州候兵合齊進取懷州渡討定興州乞下涇原環慶遵守從之 是日李憲駐兵女遮

谷九月十二日未奏

辛巳修國史院編修官趙彥若言與司馬光同修百官

公卿年表成十卷并臣修成宗室世表三卷詔進入後
並送編修院賜銀絹有差光仍降詔獎諭夔州路轉
運司言準提舉捉殺司送到射殺魏從革獠賊木八等
已付南平軍根治詔轉運判官席汝明考實以聞
壬午權判都水監李立之言準朝旨小吳決口不開令
臣經畫臣自決口相視河流至乾甯軍分入東西南塘
次入界河於劈地口入海通流無阻今檢計當修立東
西隄防計役三百十四萬四千工詔知制誥知諫院舒
亶度支副使直史館蹇周輔再相視檢計詔升南京
青登鄧鄆曹濟洛濮州有馬軍教閱廂軍及真定府北
寨勁勇環州下番落未排定指揮並爲禁軍佛泥國
遣使入貢佛泥不入貢者九百餘年矣兩紀並附年未
明年十二月二

日使人乃歸舊紀既于此年末書佛泥入
貢明年年末又書蓋重出也新紀已削去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十五終

宋史圖書
館藏書

